

咳餘叢考

卷二十八之卷三十一

漢書門			
架	函	號	類
		二七八	
		一	

內閣文庫			
三〇七函一	二七八八	漢書	
架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88
冊數	10 (7)
函號	307 17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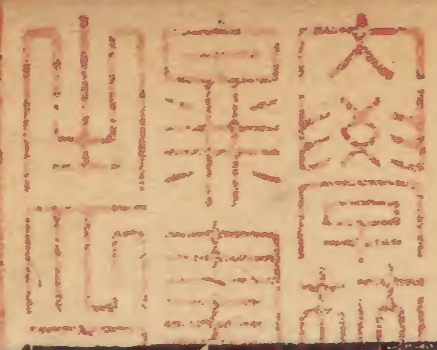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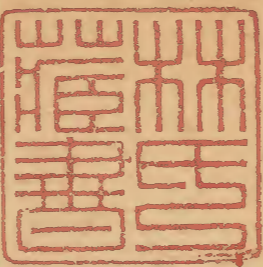


咳餘叢考卷二十八

陽湖 趙翼

秀才

禮記有秀士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誼秀才召置門下秀才之名始見於此公孫宏奏博士弟子內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是皆謂才之秀者非竟以為士子之專稱也晉世始有秀才之舉永寧初王接舉秀才報友人書曰非榮此行實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耳此士子專稱秀才之始元帝時所舉秀才皆不能試經尚書孔坦請展限五年聽其講習詔許之則秀才有不能試經者矣後魏令中正掌選舉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者表



敘之北齊令中書策秀才濫劣者有罰墨汁之例南朝亦重此科王融任昉俱有策秀才文載文選可考也至隋時秀才之舉益重杜正元傳開皇中海內舉秀才杜正元一人楊素曰周孔更生尙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妄舉如此素意欲試黜之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令至末時俱就正元果如期並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後其弟正藏正倫亦舉秀才隋世天下舉秀才不十人而杜氏一門三秀才此其極盛也亦見唐書杜正倫傳唐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開元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獎拔多黜落之其科遂廢封氏聞見

記唐初秀才試方略策三道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爲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然唐時凡舉子皆稱秀才見李肇國史補又韓昌黎有燕河南府秀才詩其時秀才之科久停而猶有是稱可見凡鄉貢懷牒就試於州縣而覓舉者皆稱秀才也容齋隨筆謂秀才名目魏晉以後爲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俗以爲相輕之稱則宋時凡應舉者固無不稱秀才矣元虞集爲文宗草詔謂順帝非明宗子順帝登極欲殺之脫脫在旁曰彼有文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洪武中選國子生才高者命博極羣書以備大用帝呼之曰老秀才可見元明以來秀才爲讀書者之通稱今俗猶以府縣學

生員爲秀才蓋亦沿舊稱也府縣學生員之制始於明太祖欲令人才一出於學校於是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副以訓導其生員之數府四十州縣遞減其十月廩人六斗其後命增廣員數不拘額宣德中又定增廣之額於是初設廩食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正統中因楊纘奏疏又請於額外增取附於諸生之後謂之附學生員

監生

漢時天下之士皆聚于太學蓋太學設五經博士專門名家學有本原故士之嚮學者皆赴之業成者授爲郎及文學掌故此由太學敘用者也其他郡國所舉孝廉

有道及辟署掾史功曹大抵亦太學之人居多是以東漢之末遊學者至三萬餘人唐書儒學傳太宗廣學舍千三百區四方秀艾雲集蠻夷亦遣子弟就學凡八千餘人其後士之試於禮部者先兩監而後鄉貢京兆所錄兩監十名以上小宗伯多倚以爲選登進士第者無慮十之七八語見文獻通考宋制太學有積分之法分上舍中舍下舍以遞爲升黜亦多至數千人而成均試太學生并別有狀元之日癸辛雜誌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殿或特旨徑行解褐其釋褐恩數優者謂之狀元擇日於崇化堂鳴鼓集衆諸生兩廊序坐狀元欄襍立同舍班俟

揖訖詣堂上香案前望闕謝恩是也明承宋制令天下
擇諸生學行優者送國子監就學以育其才或舉人會
試不第亦聽入監如賈三俊練綱姚顯皆以鄉試舉人入國學楊守陟以鄉試第一入國學楊繼盛舉鄉試卒業國學皆見本傳
而洪武中監生并有奉使採訪民事平理訟獄甚或卽
授布按兩司者洪武二十六年擇國子監生六十四人為布政使等官明年又遣監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其納
粟入監之例自景泰中始朱國禎湧幢小品云近日民
生納粟一途人頗輕之然羅圭峯以七試不錄入貲北
雍中解元會元蓋既有此途可以就試則人才亦卽出
其中固未可一概論也

舉人

漢時取士無考試之法皆令郡國守相薦舉故謂之舉

人後漢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
舉人之名始見於此今世俗別稱舉人曰孝廉以孝廉
本郡國所舉也然漢時舉人名目甚多如賢良方正文
學有道直言極諫茂材異等明陰陽明兵法能治獄有
行義之類皆郡國所舉而孝廉特其一途耳今專以此
爲舉人之稱蓋孝廉乃每歲所常舉其他則隨時詔舉
故也和帝十三年制郡國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
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上三歲舉一人此可見
漢時舉孝廉之常制又漢成帝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
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平帝又詔舉武勇有節明兵法者
郡各一人此又後世武舉之始也唐宋舉人則又與前

代異前代舉孝廉等卽爲入仕之途唐宋惟重進士一科所謂舉人者不過由此可應進士試耳故又謂之舉進士其時士之試於禮部者在內由京兆府考試錄送李肇國史補所謂京兆府考而升之謂之等第是也在外由各府申送謂之鄉貢則不復考試國史補謂之拔解是也至宋則外府解送亦須先試東坡在杭州有監試呈諸試官詩及催試官考校詩是也按韓昌黎譙河南秀才得鴻生則唐時解送亦須先試蓋中葉以後之制舉人試禮部不中仍須再應鄉舉宋史劉章四魁鄉舉又元遺山送靖達卿詩序謂先生曾以鄉試兩魁鄭州許瑗在至正中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會試輒不利是宋金元舉人皆如唐制但可由此

試進士而不能入仕今鄉試已中者爲舉人卽會試不第亦不必再應鄉舉而并可依科就選此乃前明之制蓋唐宋舉人謂之舉進士並無另設舉人之科前明則鄉試中式者爲舉人會試中式者爲進士遂與進士分甲乙科而舉人并可入仕是以舉人另成一名目也今會試中式者禮部放榜但云會試中式舉人必俟殿試後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始謂之進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試者尙但是中式舉人不得稱進士蓋猶沿唐宋遺制

進士

進士之名見于王制秦漢以來未有此名目也至隋煬帝始設此科唐因之其初雖有諸科然大要以明經進士二科爲重其後又專重進士此後世進士所始也唐初制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

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永隆二年以劉思立言進士惟
誦舊策皆無實材乃詔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
後試策此進士試詩賦之始開元二十五年詔進士以
聲韻爲學多昧古今自今加試大經十帖建中二年中
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又以箴論表讚代詩賦太和八
年仍復詩賦此唐一代進士試藝之大略也然唐制有
與後世不同者後世三歲一會試唐則每歲皆試後世
放進士多至三四百人少亦百餘人唐則每歲放進士
不過三四十人見通考所載登科記宋初猶每歲一試
仁宗至和二年始定令間歲一科舉英宗二年又定令
三歲一科此後世三年一鄉會之始也

封氏聞見記唐時風尚
最重進士制舉雖高猶

在進士之下御史張瓌兄弟八人其七人皆登進士一人制科出身每親
故宴集兄弟連榻猶令制科者別坐謂之雜色以爲笑樂其時習俗如此南宋
又有類省試蓋因兵興路遠舉子難赴卽就本路權省
試如紹興二年川陝宣撫使類試陝西發解進士得周
謨等十三人以便宜賜進士出身紹興五年又詔川陝
類試進士合格第一人依殿試第三人例推恩餘並賜
同進士出身度宗在諒闇命宰執類試阮登炳以下依
例賜出身則類試并行之於朝廷此又因理宗之喪而
權爲之制也

狀元榜眼探花

世稱進士廷試第一甲三人爲狀元榜眼探花按狀元
之名唐已有之自武后初試貢士於殿前別其等第門

下例有奏狀其居首者因曰狀頭亦曰狀元通鑑唐僖宗謂優人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頭酉陽雜俎李固言擢狀元詩賦有芙蓉人鏡之目又鄭谷登第詩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此唐時稱狀元之故事也榜眼探花之名明史選舉志云制所定也似謂此三種名目係明太祖所定然元人歐陽圭齋記泰定丁卯狀元至國學謝師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亦拜於側又高則誠琵琶記亦已有榜眼探花之名則元明以來固有是稱又按宋史陳思讓傳思讓之孫若拙素無文中第二名當時以第二名爲榜眼遂以若拙爲瞎榜則榜眼之名起於北宋無疑然魏道輔詩話宋太宗

時朱嚴以第三人及第附舟赴任王禹偁送詩曰賃舟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則北宋時第三人亦呼爲榜眼蓋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人皆謂之榜眼其後以第三人爲探花遂專以第二人爲榜眼耳探花之稱唐時曲江宴本以榜中最年少者爲之秦中記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得名花則二人被罰宋初猶然翰苑名談西方琥登第年最少告狀元鄭毅夫乞作探花郎毅夫云已差二人琥曰此無定員添一人何害是宋初尙未以第三人爲探花揮塵錄李宗諤之子昭邁十八歲登第昭邁子杲卿杲卿子士廉三世皆以是年爲探花郎是亦謂三世登第皆十

八歲故俱以年少為探花郎而非必三世皆第三名及第也戴埴鼠璞云本朝故事吳旦榜馮拯為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但言期集所擇少年為探花而今獨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戴埴係宋末人而其說如此則宋南渡後固以第三人為探花矣按宋時一甲不止三人洪容齋隨筆記真宗三年一甲陳堯咨以下六人授將作丞四十二人授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授節度推官及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又梅聖俞喜謝師厚及第詩自註一甲二十八人君名在二十三又夷堅志淳化三年大廷唱名時宮中適生皇子上喜顧謂侍臣曰第一甲可多放幾名遂以次傳臚上意亦忘之至三百名方悟遽曰止是歲孫何為狀頭而一甲有三百一人而三人為最重蘇老泉云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十年未有不兩制者蘇子瞻送章子厚序亦云仁宗朝十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二

十有九人其不至于上卿者九人而已則是時一甲雖不止三人而以三人為貴重可知周密唱名記第一名承事郎第二三名文林郎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同進士及第三四甲賜進士出身五甲同進士出身其制與今微有不同然一甲三人即授承事文林之階近代一甲三人先授職之制所由昉也按宋史呂蒙正傳中進士第一元授職尚不過九品官宋史蔡齊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真宗特命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此又後世狀元列仗遊街之制所由昉也金宣宗記詔詞賦進士第一甲第一人特遷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及經義進士第一人並儒林郎第二甲以下徵仕郎同進士出身從事郎經童將仕郎

則經制視宋較優元史張起巖延祐乙卯進士第一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院修撰至治元年宋本廷試第一亦即授修撰此又近代狀元授修撰之始也

按練子寧洪武

十年一甲第二名授修撰其後胡廣王良李貴三人皆一甲亦皆授修撰則明初修撰不止授狀元一人又天順中檢討邢讓以修實錄進修撰成化中楊廷和亦以檢討進修撰則修撰本翰林中官各非專為狀元授也續通鑑註云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正七品三甲正八品此又近代狀元從六

品之始也又元時一甲者皆賜及第順帝癸酉稍變其

制賜一甲三人及第餘賜出身同出身此又後世以三

人為及第二甲為出身三甲為同出身之始也

元史宋本傳本充讀

卷官增第一甲為三人豈元時廷試一甲止一人至本而增至三人耶傳恐悞元人宋聚有登第詩五首內

賜章服一首自註云自泰定元年甲子科始賜幘頭花

帶靴銀木簡皆具簡上仍刻御賜字金填之明史吳伯

宗傳洪武四年伯宗廷試第一時開科之始帝得伯宗

甚喜特賜冠帶袍笏此又近代狀元賜冠服進士賜袍

緞之始也湧幢小品明洪武二十一年廷試上親擢任

亨泰第一命題名於石建坊以寵之此又近代狀元等

建坊之始也明史曹鼐傳新進士賜宴禮部由宣德八

年始此又近代賜宴禮部之始也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宋時新進士賜宴賜詩自太平興國二年

呂蒙正榜始分甲第及賜同出身自太平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封謄錄始于景德祥符之間

三元

撫言唐大中中張又新號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也說儲又載唐崔元翰京兆解頭禮部狀

頭宏詞敕頭制科三等敕頭則并中四元矣宋史列傳第七十六卷論謂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是宋時中三元者共有三人然王巖叟傳以明經科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則亦一三元也但明經非進士科耳至孫何傳舉進士開封府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則進士科三元又有孫何矣楊寘傳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廷試時仁宗臨軒啓封見名喜動顏色遂擢為第一則寘亦三元也

宋史論但稱王曾等三人而何寘一人俱不及蓋以何寘並未宦達耳按何官至知制誥掌三班院而寘傳云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土山人

金史楊伯仁傳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謂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

廷試皆第一時稱為孟四元蓋金時尚多一府試也

志及中州集 輟耕錄元時三元一人王宗哲字元舉至正戊子

科三元進士為湖廣憲僉後降于賊有弔四狀元者曰

四榜狀元逢此日他時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

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

秦不花死台州 公平

李齊為高郵知府說

俊髦陶九成云論優劣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

之憲僉不足道也則王宗哲愧此三元矣明史商輅傳

輅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

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然雞窻剩言記黃觀洪武甲

子南京解元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太祖擢置狀

元後殉建文之難亦見傅維麟明書忠節傳則洪武中已有一人不獨商文毅也

按明史黃觀傳但云以貢入太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廷試皆第一而不言鄉試亦第一

又選舉志亦謂三試第一明代惟商輅一人則觀又似止會狀兩元而非三元

本朝百餘年來未有中三元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蘇州錢榮以己亥解元掇

辛丑會狀遂備茲盛事蓋氣運鴻朗久道化成是以靈

秀呈露蔚為上瑞於此可以規文明之治也

按聞見錄歐陽修以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

及唱名乃王拱辰第一明人小說王鏊以解元會元

赴廷試人皆必其三元會商文毅閱卷不欲人與已

同乃置之第三此皆兩元而不得狀頭者

兩次及第

金史鄭子聃初中天德二年進士一甲第三人及第已

官書畫直長矣自負其才以不得第一人為歉海陵怒

乃令與進士雜試果以一甲第一人及第乃授翰林修

撰 本朝有馬提督名瑑山西人先中壬申科武進士

一甲第三名及第後為叅將緣事罷官再應試中庚辰

科武進士第一名及第一文一武何其數百年如一轍

也

特賜進士

封氏聞見記李林甫壻王如泚以伎術供奉元宗欲與

改官林甫奏如泚現應進士舉乞聖恩與一及第上許

之付禮部與及第侍郎李暉曰明經進士國家取才之

地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不宜與第如泚方賓朋讌集忽中書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乃皆愕然失措可見唐時未有賜進士者唐末始有追賜及第之例通鑑紀事宰相張文蔚奏名儒不遇者方干等五人請賜及第以慰其魂然此乃加恩於已歿之落第舉子非現在之舉子也天復元年令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陳光問曹松等皆以年老授秘書省正字等官此又加恩於及第進士內之老者而非落第之老舉子也宋時始有特奏名之例年老者或得賜同出身其後有不必年老而亦賜者神宗紀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是也又有他途出身已

爲達官而特賜進士出身者神宗紀賜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理宗紀以史宅之爲太府少監史宇之爲將作少監並賜同進士出身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賜進士出身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賜同進士出身德祐中謝堂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是也金制已爲顯官特賜進士者又必定爲某科進士如移刺履明昌初禮部尙書兼翰林直學士特賜大定三年孟宗獻榜下進士及第韓錫天德中爲尙書工部員外郎特賜胡礪榜下進士及第胥持國拜叅知政事特賜孫用康榜下進士及第是也又有武職賜文進士者宋史曹勛傳勛以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

武吏如故此尤累朝所無也我朝曠蕩之恩時施格外
康熙年間如查慎行以供奉勞由舉人賜進士莊合興
等以五經由監生賜舉人

今上每遇恩科加恩年老者尤渥鄉試被黜者特賜舉
人會試不第者或授翰林檢討等官以榮其身此又千
古未有之曠典矣

棘闈

貢院四圍重牆皆插棘所以杜傳遞出入之弊古制則
非爲此也五代史和凝傳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譁
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凝知貢舉
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稱爲得人然則設棘

乃放榜時以防士子喧噪耳

禮部知貢舉

唐初明經進士皆考功員外郎主試事開元二十四年
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
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後世禮部知貢舉自此始然
其時知貢舉者卽主司後世則知貢舉者但理場務而
主試則別命大臣按唐制知貢舉亦有不專用禮部侍
郎而別命他官者德宗時蕭昕以禮部尙書知貢舉則
不必侍郎也又以國子祭酒包佶知貢舉憲宗時以中
書舍人李逢吉知貢舉穆宗時以中書舍人李宗閔知
貢舉武宗時以太常卿王起知貢舉宣宗時以中書舍

人杜審權知貢舉五代時亦或以他部尚書侍郎爲之
此又近代別命大臣主試之始也又唐時知貢舉大臣
有不必進士出身者舊唐書李麟傳麟以蔭入仕不由
科第出身後爲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又李德裕與李
宗閔有隙杜棕欲爲釋憾謂宗閔曰德裕有文才而不
由科第若使之知貢舉必喜矣是唐制非科第出身者
亦得主試也

殿試

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陽數日方畢
此殿試之始也然其制與後世異其時舉人皆試於考
功員外郎武后自矜文墨故於殿陛間行考功主試之

事是殿試卽考功之試非如後世會試後再赴殿試也
武后以後其事仍歸考功無復殿試開元中改命禮部
知貢舉故知貢舉者所放第一卽爲狀元撫言記裴思
謙以仇士良關節謁禮部侍郎高錯求狀頭曰非狀元
請侍郎不於是也穆宗時始令知貢舉官先以所取及
第進士姓名文卷申送中書官然後放榜然亦第令禮
闈所取試卷具送中書覆閱非另于殿陛再試也宋太
祖開寶五年禮部試到進士安守亮等上召對講武殿
始下詔放榜此殿陛放榜之始六年李昉知貢舉有徐
士廉伐鼓訟寃上乃御講武殿籍終場舉人再試詩賦
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爲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并昉

所取皆賜及第則殿試實自宋太祖始

通考謂昉所取者仍皆賜及第文昌雜錄謂昉

所取者覆落十人責授昉太常少卿

然是科殿試尙合被黜舉人再試以定去

取非專試知貢舉所取士也八年又試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於殿內以王嗣宗爲首而王式爲第四自此省試後再有殿試遂爲常制元時無殿試但省試後再試於翰林國史館耳洪武中仍復殿試之例

宋史范鎮傳故事廷試唱名過第三則禮部試第一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得置上列吳育歐陽修亦爲之鎮獨不然至第七十九人乃聞呼出應自是此風遂革

武科殿試

武科始于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試如進士例尙未有殿試也崇禎四年因武會試中式之王來聘徐彥琦俱能運百斤大刀及榜發二人不與選乃下考官獄特命詞臣倪元璐等覆閱取百人視文榜例分三甲傳臚賜宴以前三十卷進呈欽定一甲三人來聘居首卽授副總兵武榜有狀元自此始後來聘感上恩攻登州城中傷死一甲第三名賀秉鉞爲叅將崇禎十六年扶父柩至臨清與大清兵巷戰死王阮亭記是科因考官方逢年之奏故行殿試云按武舉漢已有之如成帝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是也唐武后長安二年又設武舉之科其後郭子

儀亦由武舉出身但未有殿試之例殿試實自宋始通
鑑神宗熙寧六年九月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
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于庭
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
未等樞密院初議不能對策者答兵書墨義至是因王
安石言始策武舉之士哲宗紀紹聖四年御集賢殿策
進士明日策武舉孝宗時又命武舉廷試依文舉例給
黃牒榜首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是宋時原有武
科及武殿試之例蓋至元時已廢迨明成化始復武舉
崇禎中又復殿試之例耳

試期

沈作喆寓簡宋初發解進士率以秋季引試無定期故
諸子多占隣近戶籍至有三數試者冀于多試之中必
有一得紹興中乃定諸州科場並用八月一日鎖院十
五日引試夷堅志春試向例在正月淳熙十四年庚戌
以首春雪寒恐遠方來者愆期特展半月此宋時秋試
在八月春試在二月之源流也元仁宗因李孟言亦定
以八月鄉試二月會試其期鄉試八月二十日頭場二十三日二十六
日爲二場三場會試二月初一日爲頭場初三
日初五日明因之八月初九日頭場十二日二場十
五日三場一月會試日期亦同萬歷戊戌御史
喬璧星以舉子重裘而進便于懷挾請改期于三月用
單袂衣則弊可清李九我駁之張幼于亦有會試移期
議一篇謂國初定鼎金陵在南北之中故定期二月會

試後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俱見湧幢小品然終明之世未嘗改移也至本朝始改三月遠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無呵凍之苦衣單無懷挾之弊最為善政至殿試之期元時在三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一日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後遂為例然二月會試而三月朔即殿試則禮闈中閱文為日無幾豈不太促本朝殿試在四月二十五日傳臚在五月朔日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奉旨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

陔餘叢考卷二十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科舉分南北

明史選舉志明初禮闈取士不分南北洪武丁丑考官劉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廷試陳郊第一帝疑所取之偏命張信等十二人覆閱郊亦與焉帝悉誅信蹈及信郊等戊三吾於邊親自閱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廷試以韓克忠為第一皆北士也然訖永樂間未嘗分地洪熙元年始命楊士奇等定取士之額南十六北十四宣德正統間又分南北中卷此科場分南北中卷之始也七修類稿謂仁宗時楊士奇奏分南北卷及蹇義等議定各處額數議上宮車晏駕至宣宗始

行之傳維麟明書謂宣德中上嘗論科舉須兼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及南人楊士奇乃請將試卷例緘姓名外書南北二字南十一北十四則似出于宣宗之諭而非時事

前明兩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前明南北兩京解元不盡以本省人爲之按兩京求舊錄記南京解元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辛卯徐則寧嘉靖壬子孫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黃文忠永樂戊子黃壽生俱福建人正德庚午許繼先嘉靖戊子許仁卿俱浙人北京解元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雷嘉靖戊子馬一龍辛卯馬從謙癸卯沈紹慶隆慶丁卯莊允中俱南直隸人正統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馬恂天順壬午鄭宏宏治戊午孫青辛酉謝丕嘉靖壬午周

禕己酉孫鋌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羅理江西人宣德壬子宋雍隆慶庚午李廷機萬歷癸酉柯挺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鄭光溥山東人宣德己卯鄒冕河南人嘉靖乙卯楊濂四川人自萬歷壬子宋鳳翔以浙人領解此後必北直人居首矣

五經中式

鄉會試由五經中式者有明一代僅二三人洪武二十三年閩人黃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五經之始也至崇禎甲戌會試則福建顏茂猷

明史選舉志崇禎甲戌會試舉人顏茂猷通作五經文帝許送內簾中副榜特賜進士以其名丁丑則江西揭重熙見本傳癸未則浙江譚貞

良馮元麟

見顧寧人日知錄呂種玉言鮪鈕玉樵舩騰

入

本朝則指不勝屈順治

丁酉鄉試山東法若真以全作五經監臨主司公薦異

才 詔試玉芝宮以內閣中書一體會試丙戌成進士

館選

見寄園寄所寄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

英皆全作五經以違例不准謄錄監試御史陸祖修特

疏以聞得旨許其一體會試戊辰俱成進士館選

見舩騰

午科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一莊令輿一俞長策初

以違例貼出仍具奏得

旨俱着授為舉人准會試嗣後做五經者不必禁止作

何定例九卿等詳議具奏

見香祖筆記

自是著為令甲各省定

額外加中五經二人於是習者益衆康熙癸未則清苑

張秉盼泰州宮懋言山東李頌俱中式而各省鄉試亦

多以此取中如王阮亭分甘餘話所記直隸陝西等省

至有以五經掄元者而尤以戊子科江西解元李紱五

經文及二三場皆博大精深謂其有萬夫之稟至雍正

丙午科常州徐景曾鄉試以五經中副榜亦蒙 恩准

其一體會試遂成庚戌科進士此尤出於常格也然文

思敏捷者兩日一夕之力完此二十三藝實亦不難余

亦以五經中乾隆庚午科順天鄉試辛未年會試奉

旨停止五經中式之例

按彙書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賜五經及第又蔡齊孫廣

俱中九經狀元則前代已有之

遠省舉人給驛馬

今雲貴四川舉人赴京會試例給驛馬蓋自宋時已有此制燕翼貽謀錄云遠方寒士預鄉薦而不能至禮部良爲可念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四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令樞密使定例施行蓋自起程及還鄉費皆仰給於公家

科場給燭

袁文龜牖閫評謂唐時科場不許見燭五代竇貞固以晝短舉子不能盡所長乃請夜試許用三條燭故韋貽永詩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此五代故事也然晚唐時有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畫難成之句則唐時已有給燭之例

鄉闈用京官主試

宋時鄉試皆外官之有文者主之宋史蕭燧以進士爲平江推官有秦檜親黨密告以必主文漕闈曰丞相將以子相屬也燧拒之旣而被檄將就院忽易一員秦燧果中前列夷堅志天台丁可成進士家居待闕漕使念其貧檄爲常州考官續通考元制選考試官上都大都由省部選差各行省由行臺及廉訪使公同選差每處考試官一員同考試官一員元史熊朋來江西人延祐設科行省請朋來爲考官朋來以應試者多及門遂不就而就他省之聘吳澄有江西秋闈分韻詩序云延祐四年江西中書省舉進士典校文者七人或千里外或

千里內一時咸至云是宋元鄉試主文者皆不命京朝官也按元史暢師文為翰林學士延祐四年主試河南歸卒于傳舍則又似以京官出典試豈近省用京官而遠省則就近徵聘耶明初仍宋元之制各省鄉試皆由監臨會同提調官聘他省有文名之教職及居家士大夫主之至有用儒士者棘闈記永樂中各省鄉試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反為同考者明史選舉志景泰三年命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舉見任教官於是教官主試遂為定例其後有司徇私聘取監臨官又往往侵其權宏治中謝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職分既卑聽其指授乞命部屬等官每省差二員主考時不能用至嘉靖七年因張璠言乃差京官主考閱戊子辛卯兩科仍罷至萬歷十一年又遣京

官自是遂為定例云

選舉志亦謂景泰以後專用教職主考然亦有不盡然者如正統中鄭楚官陝西久思一見其父乃欲聘

父為陝西鄉試考官父怒曰子為憲司父為主考何以防閑乃止又少卿楊濂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皆非教官也吳青壇讀書質疑謂宏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不拘現任致仕蓋因謝鐸之奏稍變其例不專用教官矣湧幢小品謂嘉靖戊子

辛卯二科差京官為各省主考不用詞林皆科部及行人為之其給事中不獨於浙江江西即山東兩廣雲南四川亦用之至萬歷乙酉戊子差京朝官則用詞臣三員或四員給事中亦同此數皆用之於浙江江西福建湖廣而他省則用部寺以下官云其鄉試同考官之例按明選舉志兩京房考多用教職嘉靖七年以張璠言加科部官一員二十五年從給事中萬虞愷言各省鄉試房考精聘教職不足則聘外省推官知縣四十三年

又從御史奏兩京同考用進士京官易詩書各二人春
禮各一人其餘乃叅用教官萬歷四年又議北京同考
教官衰老者遣回取足於觀政進士南京取足於附近
推知於是教官不用矣

十八房

本朝會試及京闈鄉試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員謂之十
八房按分經本始於宋理宗紹定二年但不載房數今
之十八房蓋沿前明制也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
明史選舉志初制會試同考八人其三人用翰林五人
用教職景泰中俱用翰林部曹正德中用十七人翰林
十一科部各三萬歷十一年以易卷多減書之一以增

於易十四年書卷復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補之此十八
房之始也四十四年又因余懋學奏易詩各增一房遂

有二十房

顧寧人云天啟乙丑易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禮各一房為十
五房崇禎戊辰復為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為十八房癸未

復為二十房

本朝酌定中制易詩各五房書四房春秋禮記

各二房共十八房相沿已久近日因同考官以經分房
有關節者易於按經尋索

特旨不復分經但以一二為次仍用十八人此不惟可
以防弊且各經試卷多寡不等限之以房則卷少者甚
閒而卷多者幾於日不暇給余分校壬午鄉闈籤掣詩
五房通計京闈卷八千有餘而詩經獨至五千卷是五
考官較十三考官所閱之卷尙多三分之二不得已分

八百餘卷入春禮四房助校然詩經猶各閱八百餘卷其視易書等房每房不過二三百卷閒劇大不侔也今不分經則各房所閱卷多寡適均可從容校閱不至苟簡矣

讀卷官

廷試進士例點大臣爲讀卷官今對策進呈後皆上親閱不煩大臣讀也古時則實於御前跪讀宋史王沔最善讀仁宗每試舉人經沔讀者多在高選舉子納卷必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呂陶對策力言新法不便王安石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乃命馮京竟讀胡安國廷試策以推明大學漸復三代爲主宰臣以其無

詆元祐語欲置下等哲宗命再讀擢第三王應麟傳廷試進士上欲以第七卷爲第一卷應麟讀之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置第一乃文天祥也金史李晏傳世宗御後閣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又堯山堂外紀羅倫旣中會試於禮部頒卷時乞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許之倫遂成三十幅李文達進讀跪久至不能起上命中使掖之羅成大魁是古來讀卷皆在御前跪讀今但擬別高下將前列十卷進呈候上親定無所謂讀卷之事矣阮亭池北偶談謂今制內閣九卿讀卷候旨命讀則讀不命則否是本朝令甲亦無不讀之明

文故仍曰讀卷官而不曰閱卷也特以聖學高深一覽瞭如母煩大臣捧讀耳

按古人奏事皆在御前跪讀不特讀卷也漢書霍光等奏皇太后廢昌邑王尚書令讀奏云云讀至半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云云六朝以來亦有對仗讀彈文之制南史徐陵奏彈安成王瑱進讀奏狀安成在殿上流汗失色唐書畢構傳敬暉等表武三思等不宜爲王構以中書舍人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王義方以李義府縱囚婦淳于氏逼死大理卿畢正義方乃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狀宋史司馬光呂誨上建儲疏

韓琦讀於上前

韓琦傳

富弼讀張方平疏於上前漏盡十

刻

富弼傳

唐烱劾王安石上殿曰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

聽劄子乃抗聲宣讀凡六十餘條上屢止之烱讀自

若

唐烱傳

林栗入奏事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帝稱善

栗曰臣意向在下文乃再讀

林栗傳

高宗初相李綱綱以

十事要說每劄面讀訖又陳其所以然

建炎進退志

孝宗欲

行三年喪沈清臣論喪服六事讀甚久知閣張巖屢

叱之上令勿却巖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

事遂讀畢

癸辛雜識

明呂震兼領禮戶兵三部凡奏事他尚

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迭進奏震獨奏三部

背誦如流水未嘗有悞

明史呂震傳

英宗北狩郕王監國午

門羣臣劾王振罪讀彈文未起馬順厲聲叱出王竑憤遂擊殺順王竑此皆御前讀奏之故事也按明史魏元傳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成化中給事中董旻等劾商輅疏徑呈御前帝怒其不循舊制叱之蓋明制面奏未有不讀不得面則封進耳然天順中楊瑄周斌等劾石亨曹吉祥帝大怒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此又似面奏卽進疏不須讀者蓋其疏先封進及帝怒召斌等詰問又令自讀耳

殿試彌封另謄

獨醒雜志紹興庚辰殿試上親閱卷問對讀官云鶴鳴却寫作鶴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對讀官李浩曰臣讀至此亦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乃取正本視之果然是宋時殿試亦彌封另謄進呈也澠水燕談錄亦謂廷試彌封謄錄始于景德祥符之間宋史常安民傳安民試第一主司啟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易此蓋禮部試非廷試也

科場迴避親族

通考唐開元二十四年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試事其侍郎親故則移試考功謂之別頭試此後世科場迴避親族及另設迴避卷之始也然唐書沈絢主春闈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汝於諸葉中放誰

耶曰莫如沈先沈擢其母曰二子早有聲價科名不必
在汝沈儋孤寒鮮有知者絢不敢違遂放儋及第則宗
族又似不迴避按齊抗傳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
試考功謂之別頭試抗以爲侍郎大臣皆上所任不必
別試乃奏罷之沈絢之取沈儋或齊抗奏罷之後歟否
則先儋等與絢本同姓不同族歟宋史張士遜傳科場
初用糊名法士遜爲巡捕官以進士有姻黨請迴避自
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而宋制應迴避之人有并
及門客者夷堅志汪義和預鄉薦淳熙辛丑其弟義端
爲文院點檢試卷官牒詣別頭乃奏名以黃甲榜登第
此親族迴避也黃若納以禪服不及試大院乃經營以

某公門客避嫌例試別所遂登科此門客迴避也

鄉會試錄有序

鄉會試錄進呈主試者例作序文自明洪武中陶凱主
試始洪武三年凱定科舉式明年會試凱爲主考取吳
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凱序其首簡遂爲定例事
見明史本傳

程文墨卷

鄉會試闈中例刻魁卷自明萬歷中始續通考萬歷十
三年乙酉科題准程式文字就將士子中式試卷純正
典實者依制刊刻不許主司代作其後場有學問該博
者亦許甄錄此刻魁卷之始也

王阮亭池北偶談亦謂舊制科場進
呈試錄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

文稍為點定自萬歷乙酉始

按古時程文本係官為頒定五代史李懌傳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為之懌曰吾少舉進士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正未可量假令予再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耶此學士院所作程文也明洪武初定科舉命宋濂詹同等撰經義式先期行禮部頒降此禮部所頒程文也成化中詹事黎淳奏科場作文定式洪武中嘗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將考官究治此主司所作程文也是以有明以來皆稱主司之作為程文舉子之作為墨卷其實古來舉子之作亦稱程文葉石

林曰唐時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名次處之如和凝以十三名登第後得范質愛其文亦處以十三也則以舉子之作為程文自唐五代已然元懷拊掌錄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國學試體貌大臣有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此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黃常明詩話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尚難反覆曲暢洪景盧夷堅志余鏞族子徂干一郎雖能作程文然學藝迥出鏞下又福州名士張楠禱於土地神曰楠雖不肖學業程文不在儕輩下又劉堯夫帶病入試信筆塞白忽灑然而醒自讀程文大笑盡抹去改為之遂中第一謝疊山送程漢翁序

亦云科舉程文之士金史章宗紀詔進士程文但合格者卽取之母限以數楊伯仁傳進士呂忠翰廷試第一海陵以其程文示伯仁伯仁曰當在優等又鄭子聃傳廷試後海陵以子聃程文示邱行對曰可入甲乙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進士第一人程文示子聃子聃少之癸辛雜識陳揆集中有忸怩集乃爲舉子時所作程文明史陶凱傳洪武四年會試凱爲主考官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此皆舉子之作稱程文也顧寧人謂宋以來多取士子所作爲程文明初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爲墨卷云

制科題目

宋時試博學宏詞題目多使人疑悞以難之沈作喆寓簡有十字訣曰明曰暗曰疑曰頑曰合曰揭曰坻曰包曰胎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教焉題目中不見數而藏五與十二於其間若明數則如旣醉備五福祭有十倫是也疑則如堯舜湯禹所舉何如也看似唐虞夏商乃是魏相傳書天子所服謂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事也又如湯周福祚疑若二代乃是杜周傳贊張湯杜周並起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及也此專以疑誤困人實難捉摸然葉石林云昔有人習大科文字十餘年而業成者馬端臨亦謂有冥巖者

取諸書可爲制科題者抄爲一編揣摩殆無遺漏則制科亦有擬題矣宋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兩題分三場每場一古一今

題名錄

一榜進士出翰林衙門例刻題名錄此蓋本唐時進士登科記之例也封氏聞見記云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好事者因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訖於茲日名曰進士登科記所以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張縉落第兩手捧登科記以爲千佛名經又元

明以來進士例刻碑于國子監盡列一榜姓名此亦倣唐慈恩題名之例嘉話錄題名起于進士張莒偶遊慈恩寺題名雁墀下後登科者遂爲故事乃書之于板宋時進士題名則刻石于相國興國兩寺見文昌雜錄其刻石于國子監則自元仁宗時始

新進士赴國子監拜謝

中式新進士例赴國子監拜祭酒司業其由來不可考觀元人歐陽圭齋集有四絕句記進士謝師禮成序云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門傳臚賜進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肄業國學日新齋余授業生也是日京尹設鼓樂旗幟導二狀元入學謝師拜

余明倫堂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嘗因同年黃晉卿彭幼元從予遊亦拜其側其餘進士以門生禮來拜謝者不計其數云云據此則元時狀元之拜祭酒似因曾在國學肄業故有謝師之禮其不由國學肄業者或不在此例以後遂相沿為故事凡成進士者無論肄業與否俱行拜謝之禮耳

明史選舉志國初宋訥吳顥為國子監祭酒歷科進士多出太學而戊辰任亨泰廷對第一太祖名訥褒賞撰題名記立石監門辛未許觀亦如之進士題名碑由此不絕此又可想前明新進士拜國子監之由而監中立進士題名碑亦以進士多由監中中式者故創此制其後遂沿為成例凡新進士每科須立碑監中也

座主見門生禮

門生之禮漢與六朝各別說見門生條內至舉子中式者對座主稱門生則自唐始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

推沈傳師為顏子又權璩傳云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也蕭邁傳邁為王鐸所取士及與鐸同為相常奏帝曰臣乃鐸門生此座主門生之見于史冊者也門生謁座師房師將出師送至二門外不出大門及門生為主考同考官例須親率所取士謁已座師房師此亦有故事五代史裴皞以文學在朝久宰相馬嗣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馬知貢舉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為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此門生見座主故事也唐書楊嗣復知貢舉其父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

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門生坐兩序而於陵前為考功時所取李師稷時為浙東觀察使適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為美此又門生見座

主父之故事也

座主亦稱主文通鑑王鐸乃韋保衡及第時主文是也按古時惟成進士時座師稱座主張籍寄蘇州白使君詩登第早年同座主是也查初白詩以鄉舉主考亦稱座主恐無所本

按通考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

及稱為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

先是唐會昌三年中書奏及第進士不得呼有司為座主後唐長興六年中書又奏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本朝初年因御史楊雍建

言亦嘗有禁故今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

稱門生此又近時科場故事也

明史霍韜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及議大禮不合遂不以澄為座主及韜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為門生

同年

同年之稱起于唐按唐書許孟容傳京兆尹元義方劾

宰相李絳與孟季

孟容弟

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徙官

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歲至

千人私謂同年本非親與舊也然則是時吏部同歲選

官者亦號同年通鑑合狐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

引楚為相後憲宗崩穆宗欲誅鎛楚與宰相蕭俛皆鎛

同年進士力救之乃貶崖州司戶是李絳雖曰同年非

親與舊而其時同年之分誼已親按後漢書李固傳有

同歲生得罪於梁冀陳壽魏志云魏武與韓遂父同歲

孝廉故臨陣時與遂交語移時同歲即同年也則是時

同歲舉孝廉者已有分誼此又後世同年之風之所始也近世又有序先後同年者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昇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寧九年丙辰薨先一年爲乙卯及見登科新進士此先後同年之所由昉也余庚午鄉舉宛平黃叔琳開府係前庚午舉人曾爲先後同年之會大學士史鐵崖并及見先後進士同年真爲盛事

填榜

今科場拆卷填榜先從第六名起蓋是古制唐摭言記杜黃門知貢舉第三場諸生五百餘人咸在未有填榜人舉子尹樞請任之因令捲簾授以紙筆每札一人則抗聲唱名無不念其公惟空其元未填樞請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笑諾之因令親筆自札之是唐時填榜已空狀頭也然填榜何患無人乃令舉子自書恐唐制亦未必如此摭言所云未可信也又李肇國史補李程試日五色賦旣出見楊於陵於陵見其破題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謂程曰君今須作狀元翼日無名於陵大不平以故冊寫其文見主司主司嘆賞不已日場中有此當處以狀元於陵乃曰此李程作也亟命取程卷對之一字不差遂擢爲狀元是唐時主司未放榜可以見客然未放榜何以知其無名耶豈穆宗以後原有先送取中試卷姓名于中書覆閱而後放榜之例所謂翼日

無名者或即送中書未放榜之先耶然既送中書閱定又豈能填榜時忽改一狀元是皆不可信者也

寄籍

摭言記白香山守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負時名以首冠爲己任既而徐凝至香山請誦所爲詩祐曰某甘露寺詩日月光先見江山勢盡來凝誦匡廬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遂舉首蘇叔黨本東坡子蜀人也而在杭州發解然則唐宋時解送舉子不必皆本籍人也或解送雖不必本籍而其人之籍貫亦不必改從取解之地耳按閒居詩話云福州人周總天禧二年值詔下赴鄉薦不及有故

人爲譙郡守往投之而國家申嚴條約不許寄籍遂認其郡吏周吉爲父三代名諱亦從之果預薦其父聞之寄詩曰文章不及林洪範德行全虧李坦然若拜他人爲父母直須焚卻蓼莪篇總遂鬱鬱以卒是宋時籍貫之制本嚴洪容齋隨筆云偶得延平元年孫僅榜一小錄一榜共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皆貫開封府惟第九名劉燧爲河南人其下又二十五人皆貫開封謂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皆外方人寄籍以爲進取之便耳此蓋因籍貫嚴而皆寄籍京尹也又元史胡長孺傳長孺本永康人宋咸淳中從外舅徐道隆入蜀銓試第一則宋鄉試又有不拘本籍者蓋仍用本籍鄉貫

而就試於他府耳月魯不花本蒙古遜都思氏隨其父
任就試江浙鄉闈中右榜第一則元制蒙古人亦可就
試各省矣今江南人多有寄籍順天屢禁不止蓋時際
昇平士皆自奮于功名之路固非條教所能盡絕也

關節

關節二字起于唐然不盡指科場言也杜陽雜編元載
嬖其妾薛瑤瑛瑤瑛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母曰趙娟
娟與中書主吏卓倩等廣購賄賂號爲關節是凡營私
信息皆號關節矣宋包拯知開封府京師語曰關節
不到有閻羅包老亦不專指科場李肇國史補
敘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軛牛羊日歷云輕
薄奔走揚鞭馳騫以關節緊慢爲甲乙楊汝士錢徽知

貢舉段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士皆以
關節得之乃命覆試李景讓最孝友其弟屬其請托主
司景讓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撫
言高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來取狀頭錯廷
斥之又廣明亂後郡國不復以貢士爲意惟江西鍾傳
急于薦才四方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求首薦
者此皆指科場之關節蓋關節之云謂竿牘請囑如過
關之用符節耳按唐時又有通榜之例洪容齋謂唐不糊名有交朋之厚者
爲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士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有
脅于權勢撓于親故者若主司賢者則不然未試之前固已定去取于胸中矣云云
今按撫言貞元十九年權德輿主文陸倕員外通榜韓昌黎薦士十人於倕權公凡
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皆捷此所謂通榜也其脅于權勢如裴思謙
以仇士良書函求上第則謂之關節正李肇所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也至後
世舉子所謂關節則用字眼于卷中以爲識別者宋史

劉師道傳弟幾道舉進士因廷試卷糊名陳堯咨爲考官教幾道于卷中密爲識號此則近代科場關節之所昉也然唐時關節多出于情面權勢尙未有以賄賂者宋史王欽若知貢舉有任懿托欽若所善僧惠秦許銀三百五十兩會欽若已入院惠秦令欽若門客轉達欽若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及銀數于臂入白欽若榜發果登科爲御史中丞趙昌言所劾此則宋時科場之弊較唐更甚矣明成化中萬安爲相二十餘年每遇試必令其門生爲考官子孫甥壻多登第者宏治十二年會試大學士李東陽少詹事程敏政爲主考給事中華景劾敏政鬻題與舉人唐寅徐泰乃命東陽獨閱

文而敏政謫官寅泰皆斥譴嘉靖四十年應天主考無錫吳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謫外萬歷四年順天主考張汝愚中張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黨侍郎王篆之子之衡之鼎居正旣歿御史丁此呂追論其事三十八年會試庶子湯賓尹爲同考官御史孫居相劾其私韓敬吏部尙書孫丕揚因寅賓尹敬於察典而是時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亦有私爲孫居相所劾又吳道南典會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與同里趙鳴陽聯號舍代爲文榜發同和第一鳴陽亦中式都下大譁道南亟檢舉詔覆試同和竟日作一文乃戍烟瘴鳴陽除名天啟二年中允錢謙益典浙江試取舉人錢千

秋卷七篇大結跡涉關節榜後爲人所訐謙益自檢舉
千秋謫戍後謙益應推閣臣溫體仁以此事疏攻遂罷
枚卜此皆科場舞弊之近事

帖括策括

唐書選舉志楊綰疏言明經但記帖括按文獻通考唐
制帖經試士後以應試者多至帖孤章絕言以惑之應
試者乃索幽隱編爲詩賦不過數十篇難者悉備此卽
所謂帖括也又薛登傳後生皆緝綴小文名爲策學而
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亦云近世士大夫纂類經史綴緝
時務謂之策括是策亦有括矣不寧惟是文獻通考又
云宋時制科所難者六論有與巖者取諸書可爲論題

者抄爲一編揣摩殆無遺漏則論亦有括矣又范文正
以館職薦富鄭公公辭以未習范曰已爲君置大科文
字所謂大科文字蓋亦與巖所編之類也是詔冊亦有
括矣學術日薄士皆以捷給爲務近世館閣之類書科
場之策略傳遠旁午固無足怪也

明史湯禮敬傳宋末有論範論
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體主意講
章等刻亦帖
括之類也

及第詩

池北偶談引蘇子美及第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
身泥滓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
失舊斂舉意有新况爽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謂一第
而津津如此宜其早廢不達也按此事古人甚多竹坡

詩話謂孟郊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一第之得失憂喜如此宜其雖得之不能享也阮亭之說亦同此意又唐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宋張虞登第用劉昌言詩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如其言陸放翁家世舊聞張中中第四名喜甚在廷試時挈友人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後爲象山縣官以事罷流落終身此皆器小不享厚福之驗然得意詩亦有不盡關乎後日之福澤者黃常

明詩話記白香山及第詩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翻馬蹄疾春日歸鄉情宋史呂大忠傳馬涓以進士第一入幕府時自稱狀元大忠曰狀元者及第未除官之名旣爲判官不可更稱又六一詩話載呂文穆未第時薄遊一縣縣令之子胡旦遇之甚薄或言呂工詩宜少加禮胡問其警句客舉其一首末句云挑盡寒燈夢不成旦曰乃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夷堅志董體仁累舉不第過臨江郡守彭子從其鄉人也視其刺字曰老榜官耳次年南省奏名廷試第一僉書鎮南軍判官歸次臨江彭遣人迎董書其紙尾曰黃紙初開墨未乾君恩重

許拜金鑾故鄉知已來相迓便是從前老榜官彭甚慚
悔獨醒志則以爲體仁寄家人之作非寄彭守也按香
山及文穆皆享有名位馬後爲大監卿董後亦爲相則
此事固不可概論也第進身之始輒沾沾得意則器小
不言可知王沂公狀元及第郡帥令倡樂迎於郊公乃
易服由他門入謁守守驚曰已遣人奉迎矣王曰不才
偶忝科第敢煩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守嘆息卜
其遠大明羅洪先作狀元外舅曾太僕曰喜吾壻幹此
大事羅面發赤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
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
講學觀此則二公所志之遠大可知矣

甲榜乙榜

今世謂進士爲甲榜以其曾經殿試列名於一二三甲
也舉人謂之一榜後以進士有甲榜之稱遂以一爲乙
而以舉人爲乙榜非也漢書儒林傳歲課博士弟子甲
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丙科四十人杜氏通典進士有
甲乙二科武德以來第進士惟乙科舊唐書元宗親試
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元宗試舉人登
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其乙科凡三十餘人是甲乙科
俱謂進士也宋時進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紹興
十八年賜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
第一甲十人二甲十九人三甲三十七人四甲一百二

十二人五甲一百四十二人朱文公乃是榜五甲九十
名寶祐四年文天祥榜共六百零一人一甲二十一人
二甲四十人謝枋得爲首陸秀夫第二十七三甲七十
三人四甲二百四十八人五甲二百十三人

陔餘叢考卷三十

陽湖 趙翼 耘菘

數目用多筆字

陸容菽園雜記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
傳始於尚書開濟因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易竄改
故耳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洪容齋亦謂九之與久
十之與拾百之與栢亦然可見多筆字宋已用之且不
特此也古書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本同
鳴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
注云聲譽雖有衆多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孟子
市價不貳趙岐云無二價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

字二與貳通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亦用大壹字
繫詞參天兩地釋文云參音三周禮設其參註謂鄉三
人則三與參通也又宋人袁文云十千爲万乃万字也
至萬字則蠲也二字義本各別惟錢穀之數懼有改移
故万借作萬字耳然詩書中如萬方有罪萬福攸同之
類左傳萬盈數也凡十千之万俱已作萬漢書項籍傳
贊引賈誼過秦論起阡陌之中史記作千百則千百與
阡陌通也又按梁天監中東錢以八十爲陌西錢以七
十爲陌沈括云謂之陌者本百字借陌字用之如什與
伍也合而觀之則數目用多筆字自古已然菽園謂始
於開濟者非也至卅卅卅字或以爲俗書省文按說文

云卅音入二十之并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也卅先立
反四十之省也是卅卅卅正古文也國語行玉卅穀正
作卅字史記載秦始皇碑皇帝臨御二十有六年洪容
齋謂應作卅有六年其碑文皆四字句史遷易爲二十
有六年故獨此一句成五字耳由此類推往往有流俗
指爲俗書而其實係本字者如礼字処字与字許叔重
釋礼字云古文釋処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釋与
字云賜予也與通然則今所謂俗字乃正文也又如
棄之爲弃饑之爲飢煙之爲烟棋之爲碁棲之爲栖筍
之爲笋箇之爲个亦正文也至有實係俗書不可用者
宋景文筆記云後魏北齊俗作偽字最多如巧言爲辨

文子爲學之類隋有柳詵則又因巧言而訛爲玃矣此則真俗書也時俗數目字又有故爲省筆以便書寫者貢父詩話謂今以萬爲万以千爲人人人能道之也然則以千爲人宋人已如此矣至貢父以万爲俗字則失攷

銀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內金銀布帛一條謂專用銀錢爲幣直至明中葉始定此說殊不然按銀之爲幣古人原用之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然太公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則周時但以黃金及錢

帛爲幣而銀不用管子國蓄篇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又曰無金則用其絹絹三十三當金一鎰無絹則用其布布百兩當一鎰國語晉夷吾求入國許賂秦公子繫黃金四十鎰國策秦使唐雎以五千金散之人不及三千而天下之士爭鬪矣是春秋戰國時所用惟黃金刀布也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餘皆用錢其珠玉龜貝銀錫祇爲器飾不用爲幣漢初因之然鼂錯言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於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寒之患則是時雖不用銀而銀與金珠同貴可知漢武元狩四年始造白金爲幣白金乃銀錫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兩其文龍

直三千次日以重其文馬直五百次日復小其文龜直三百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則已有用之者然歲餘終

廢不行王莽時又制為銀貨與錢貨並行朱提銀八兩為一流

他銀一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魏文帝時并罷錢令民

以穀帛相易六朝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北史魏張

高祖廢長尺大斗重秤後因軍國需用故絹上加綿八兩布上加麻十五斤是納賦

皆以絹布也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祿每戶增調絹三疋穀二石九斗以為俸祿之用

夏侯道遷歲祿三千餘匹李冲一門歲祿萬匹是官俸皆以穀帛也張謹妻為魏所

擄謹以千匹贖之是贖罪亦絹帛也高允死賜以粟五百石絹千匹高澄生子魏孝

靜帝賜錦綵布帛萬匹是賜予皆穀帛也西魏此歷代未用銀之証也文

獻通考蕭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後周時河西

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此蓋用銀之始然第行於邊

地而中土尚未行按劉宋時徐豁以採銀戶易困請準銀課米梁武陵王

紀以黃金一斤為餅餅百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之則

六朝時雖不用銀而銀已貴重猶今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

俗雖不以金為用而金價自貴也并未嘗徵錢天寶中楊國忠請令各道義倉及丁租地

課皆易布帛充禁藏元宗詔百官觀庫物積如山是亦

尚皆用布帛憲宗元和三年詔天下有銀之山即有銅

銅可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令現採銀坑並宜禁

敕李巽又奏請五嶺以北采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論

罪則并禁用銀矣韓愈奏狀言五嶺買賣皆以銀張籍送南遷客詩

海國戰騎象巒州市用銀可見是時惟嶺外用銀然

唐書齊映傳藩鎮初獻銀瓶高五尺李兼鎮江西始獻

六尺至映又獻八尺太平廣記御史蘇某以洛陽寺中

有銀佛遂取以歸時人謂之蘇扛佛則是時雖不用銀

而已競相貴重既競相貴重則漸用之於市易亦勢所

必然顧寧人以金哀宗正大中民間但以銀市易爲後
世上下用銀之始而不知亦非也五代史後唐莊宗將
敗諭軍士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
等又李繼韜旣反復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齎銀數十
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宦官伶人并賂劉皇后繼韜
由是得釋慕容彥超好聚斂爲僞銀以鐵爲質而銀包
之人謂之鐵胎銀想其時民間已皆用銀故彥超至作
僞以射利若不能市易則何必爲此哉宋真宗澶淵之
盟定以銀絹各三十萬兩正徽宗大觀三年將改當三
錢宰執預知其事者恐所積錢折閱乃盡以買金銀不
兩月命下時傳以爲笑李忠定公傳信錄忠定爲親征

御營使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兩貫匹南宋時賜秦檜
造第銀絹萬疋兩貫似道母死賜銀絹四千匹兩金史
張行信疏稱買馬官市於洮州以銀百錠幾得馬千匹
乞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匹云亦可見銀已通用也按
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詔福建二廣歲輸緡錢易以銀此
爲歲賦徵銀之始紹熙中臣僚言今之爲絹者一倍折
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難得此又南宋時
折絹收銀之始金章宗承安五年以舊例銀每錠重五
十兩其直錢百貫民間或有截鑿用之者其價亦隨輕
重爲低昂乃更鑄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凡官
俸軍須皆銀鈔兼支此朝廷用銀之始宣宗興定三年

省臣奏向來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為則
每兩作錢二貫今受通寶贓也鈔至三十貫者已得死刑
若準以金銀價纔為錢四百有奇則當杖實覺輕重懸
殊遂準犯時銀論罪此以銀計贓之始是時又詔除市
易用銀及銀與寶泉相易之禁其後哀宗正大間民間
但以銀市易并錢鈔亦廢矣元憲宗五年定漢民包銀
額征四兩者以半輸銀半折絲絹等物因張晉亨言五
方土產各異必責以輸銀有破產不能辦者乃詔民聽
輸土物不復徵銀又續通考文宗天歷元年天下課稅
之數金二萬四千四百三十兩銀七萬七千五百一十
八兩則猶是土宜所出而非以當賦稅也明史洪武初

天下田賦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七百石錢鈔
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秋
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錢鈔五千七百
三十錠絹五十九疋是所徵者猶第米麥錢鈔及絹而
未有銀洪武九年始有折納令其制屢有增減九年銀一兩
鈔十貫錢千
文皆折米一石十八年鈔五貫折米一石絹一疋折米一石二斗金一兩折米二
十石銀一兩折米二石棉布一疋折米一石苧布一疋折米七斗二十年又改金
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四石絹一疋石二斗
棉布一疋一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一斗然是時制令凡願折者
聽不願者仍納本色並非專主於銀永樂中以鈔法不
行并禁民間金銀交易犯者以奸惡論有首捕者即以
交易金銀賞之則賦稅不收銀可知也宣德四年偶有
秋糧折銀赴部之令遂為徵銀之始正統元年令南京



糧米願折色者聽以布帛銀兩折納則亦尚不全徵銀
永樂中遷都北京而各官俸尚持帖赴南京請領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周忱撫江南奏請貧戶納糧每銀一兩當米四石解京兌俸故有是令七年令
夏稅絹每疋折銀五錢解京又令各省不通河道之處
糧米折銀天順十年令浙江絹每疋折銀六錢十一自後各省夏稅
年又令河南等處糧每石折銀八錢五分
類多徵銀然王鏊震澤長語正德以前各處稅銀馬草
折銀並稅課折銀入京共二百四十萬又明史韋商臣
傳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
萬今麥損九萬米損二百五十萬此係嘉靖間事則正
德嘉靖時所徵銀亦尚少隆慶中葛守禮言近乃爲一
條鞭法計畝取銀則夏稅一概徵銀實起於隆慶中西
莊之說亦相合但係錢糧專徵銀而非民間專用銀耳

金銀以兩計

漢以來金銀皆以斤計如漢高祖賜陳平金十萬斤賜
田肯金五百斤文帝賜周勃金五千斤陳平灌嬰金二
千斤武帝以東方朔諫起上林賜金百斤以及南北朝
時猶以斤計如魏孝文帝賜抱瞻生葬事黃金八千斤
梁武陵王以金銀百斤爲餅之類是也侯景圍城羊侃
率兵禦之詔送金五千兩銀一萬兩賜戰士則金銀以
兩計起於梁時其後陳將周羅暉彭城之戰拔出蕭摩
訶於重圍以功賜金銀各三千兩梁睿平劍南隋文帝
賜金二千兩又平王謙賜金二千兩銀三千兩王謙作
亂王述執其使上書文帝亦賜金五百兩又文帝嘗賜

蕭歸金五百兩銀千兩周法尙破李光仕文帝賜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則金以兩計銀猶以斤計煬帝以來護兒破楊元感功賜黃金千兩以王辨擊破山東賊盜功賜黃金二百兩事俱見南北史則金銀之以兩計起於梁陳隋之世也通考謂蕭梁間交廣以金銀交易旣是民間交易則零星多寡不齊自必細及銖兩又宋書徐豁傳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輸半兩則國制收銀課亦以兩計因而上下通行俱論兩不論斤且古時金銀價甚賤故以斤計後世金銀日貴故不得不以兩計也

忽絲毫釐分錢

王西莊謂分寸丈尺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爲權之名不知起於何時又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分十分爲錢皆未詳所起按此事見宋史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後世乃改銖爲錢十錢爲兩自此而上十兩百兩千兩萬兩而權之數亦以十起蓋以便於用其實錢字乃借用錢刀之錢非數家正名也唐開通元寶錢每文重二銖四綮積十錢恰重一兩故後人卽以錢爲兩中之十也分與釐毫絲忽本亦度之名孫子算術蠶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崇

儀使劉蒙劉承珪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於權衡於是權衡中有絲忽毫釐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釐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子宋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是也元豐以後乃有等子之名李廌師友談記邢和叔謂秦少游文章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乃等子上等來也宣和中又有玉等子

一金

今人行文以白金一兩爲一金蓋隨世俗用銀以兩計古人一金則非一兩也漢書注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然則古之一金乃一斤耳

元寶

各省解部正課銀每錠五十兩名曰元寶按輟耕錄載至元十三年元師平宋回至揚州伯顏令搜檢將士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錠重五十兩其字號曰揚州元寶歸朝獻之世祖大會諸王公以之頒賜後朝廷亦有自鑄者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又有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征東所得銀鑄成者又續通考至元三年楊湜上言平淮行用白金出入有偷盜之弊請以五十兩鑄爲錠文曰元寶從之今之元寶蓋昉于此按金章宗承安五年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

見錢用以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故更鑄小錠凡俸餉皆銀鈔兼支則金時已有五十兩一錠之元寶矣然元寶之名其實不始於銀而始於錢唐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其文乃歐陽詢所書晉天福三年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宋太宗鑄錢常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每改元更鑄以年號元寶爲號仁宗時改年號曰寶元錢文當曰寶元元寶乃改鑄皇宋通寶四字自後錢文則曰通寶歷代因之可見元寶之名本屬錢文因而後代製鈔亦用之鑄銀亦用之也元中統二年王文統請造中統元寶交鈔自十文至一貫凡十等又按錢之有年號自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其文一邊曰四銖一邊曰孝建其後去四銖專爲孝

建此又歷代鑄錢用年號之始也

短錢

古來用錢未有足陌者梁天監中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末年至有三十五爲百者唐盛時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爲百後唐天成中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復減其三宋初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而民間或至四十八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定以七十七爲百然民間所用多寡終不一也五代史又謂王章爲三司鑄錢本以八十爲百章又減其三是以宋時以七十七爲官錢續通考金世宗大定中民間用錢以八十爲百謂之短錢官

用足百謂之長錢有大名男子幹魯補上書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百遂爲定制高江村天祿識餘謂京師以三十三文爲一百近又減至三十文爲百席上賚人不以爲怪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凡貿易議錢一百實則用五十續通考記嘉靖三年詔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低錢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低錢兩當一之令矣犒賞之類或以三十五文爲百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於古七十爲百之數已不甚懸絕也

石

石本權衡之數也漢律歷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乃權之極數至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則斛乃量之極數乃俗以五斗爲斛兩斛爲石是以權之極數爲量之極數殊屬岐誤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未嘗以斛計葉石林謂以斛爲石自漢以來始見之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國策燕噲讓國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漢書食貨志記李悝之論曰一夫田百畝每畝歲收一石半百畝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則斗斛之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時俗所稱蓋相沿舊名也又按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

一斛之數不甚相遠漢書成帝紀註如淳曰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雖官秩之名與所得俸之實數多寡微有不同然大略不外乎一斛爲一石也蓋古時十斗爲斛一斛卽是一石後世五斗爲斛而兩斛之數十斗則仍沿一石之舊名耳按葦航紀談宋韓彥古爲戶部尙書孝宗問曰十石米有多少對曰萬合千升百斗廿斛然則五斗爲一斛宋時已然

斗稱古今不同

說文云一斛粟舂九斗米張晏則曰七斗九章算術則曰六斗蓋古者十斗爲一斛也淮南子十石而有塞則百斗而足矣北齊因童謠有百升飛上天之語遂殺斛律光是齊時猶以百升爲斛董穀碧里雜存謂今官制五斗爲斛蓋取其輕而易舉實則古之半斛云不知非今之斛大於古乃今之升斗大於古也漢書匈奴傳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則人每日食六升王充論衡云中人之體日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則人每日食一斗若準今之升斗人豈能勝此乎則知其時升斗小故以十斗爲斛後世升斗大故不得不以五斗爲斛董穀所云蓋未深攷也然累朝遞變之原委亦略有可考者沈存中筆談云秦漢以前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三

斤當今十三兩漢之一斛當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爲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於古孔穎達左傳正義云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是魏齊已倍於古也又云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則周隋又大於魏齊也隋書律歷志隋以古斗三斗爲一斗古稱三斤爲一斤顧寧人謂三代以來斗稱至隋而大變杜佑通典謂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則唐之斗稱又加於六朝矣珊瑚鈞詩話劉仲原得銅斛二其一始元四年造其一甘露元年造皆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九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陳無擇曰二十四銖爲一兩每兩古文六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宋以開元錢十箇爲一兩今

之三兩得古之十兩是宋之斗稱較唐又大矣元史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仍用宋斗斛以宋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矣然此猶以官斗官稱論也至市斗市稱則又有隨地不同者如今川斛大於湖廣湖廣斛又大於江南稱則有行稱官稱之不同庫平市平之各別又非禁令所能盡一而市僧牙行自能參校錙黍不爽則雖不盡一而仍通行也

今之斛式上窄下廣乃宋賈似道之遺明人農田餘話云今之官斛起於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彧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頒行之亦見元史崔彧傳宋胡琦耕錄藁擬木斛除度支使誥有云

附錄考
卷三
茲選爾中通而外直體圓而用方又代木斛謝表云
乾圜合制粗守均平是宋以前之斛乃圓製如今之
圓斗然山堂考索云斛之爲制方尺而深尺則古斛
亦有方式

尺丈古今不同

後世權量大約三四倍於古惟尺度不至如權量之迥
殊晉書摯虞論樂謂今尺長於古尺幾及半寸樂府用
之故律呂不合將作大匠陳勰掘得古尺尙書奏今尺
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是晉時尺度已長於古亦尙不
至三倍程大昌演繁露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
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寸五分當今一寸八分周祈名

義考謂周尺纔得今尺六寸六分稗史謂宋司馬侑刻
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邱瓊山謂周尺比今鈔尺
六寸四分王棠謂明鈔尺與今裁縫尺相近歷舉此數
說以觀可略見歷代尺度之長短大概比古尺只贏三
寸有餘也

新唐書張孝忠傳李晟傳俱云長六尺四寸馬燧楊
收傳皆云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云長六尺五寸顧
寧人云昔人以六尺爲短今以六尺爲長他書所未
見蓋宋子京以唐尺紀之故六尺爲長身矣

量酒用升斗

今人量酒皆以斤兩計古人則不論斤但以升斗計也

陝會通考 卷三
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韓非子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韓詩內傳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古來量酒皆以升斗史記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李白詩蘭陵美酒斗十千杜甫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東坡賦我有斗酒則唐宋亦尚沿舊制今酒肆雖論斤而斟酒時亦用竹筩出之仍升斗之遺法也

火砲火槍

軍中火器古已有之周官有火射枉矢之屬已肇其端然燧象火牛赤壁之燒秭歸之火皆以草木葦荻束而灌脂非火藥製器也至所謂礮者則皆以機發石范蠡

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三國志袁紹起土山高櫓射曹操營操乃爲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南史黃法氈攻歷陽砲加其樓堞尅之通鑑秦王世民圍王世充于洛陽城中作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唐書李光弼守太原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數十人通鑑周世宗攻壽春自於馬上抱一石至寨以供礮用宋史張雍傳蜀中王小波作亂雍守梓州賊來攻輒發機石擊之乃退獨醒志靖康被圍金人發礮破城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之其人歸自太原見張孝純設此而礮無所施金史元兵圍洛陽金巡警使強伸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及元兵攻汴金龍

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元兵用礮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礪爲二三。皆用攢竹砲。有至十三梢者。毛佺傳何驢樊喬仕金爲司砲。後降元軍。仍司砲。給元人曰。砲利于短。不利於長。使截其木數尺。綆十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是歷代砲法。猶多用機發石也。然火砲實起於南宋金元之間。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砲。以紙爲之。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眯其人馬。遂敗之。又魏勝創砲車。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續通鑑。金人守汴於城上。懸風板之外。以牛皮爲

障。蒙古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燕城中。亦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燕圍半畝以上。鐵甲皆透。蒙古爲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鐵繩懸震天雷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迸碎。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惟畏此二種。又金史及續通攷。金哀宗時。蒲察官奴以火槍破敵。以紙十六重爲筒。實以柳炭鐵屑磁末硫磺砒硝。以繩繫槍端。以鐵罐藏火。臨陳燒之火。出槍前丈餘。元兵不能支。遂潰。其後阿里海牙攻樊城。時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元史世祖徵礮丁與其徒亦思馬因至造大礮監午門前試之徹數十里命送軍前。乃進攻樊城。破移以向襄

陽一砲中譙樓聲如震雷世所謂襄陽砲也蓋火砲之製至是而益精且來自西域故世傳爲西洋礮至如宋開寶中張和仲所記岳義方火箭及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蒺藜霹靂之毬則固未如後世大火砲之用耳明初有火車火傘大二三將軍等砲及碗口銅銃手把銅銃佛郎機等品建文東昌之戰燕軍爲火器所乘死者萬餘征南時張輔以神銃擊破交趾象陣也先圍京城于忠肅欲放大銅銃掘土坑藏身親燃火於藥線以擊敵是皆火器之試於用者而鳥槍則起于嘉靖中郎瑛七修類藁云嘉靖間倭入內地有被擒者並得其銃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國遂傳其法今且遍天

下云按續通考所記前明軍器但有弓弩盔甲槍刀銅銃之類而鉛彈則嘉靖四十三年始用唐順之疏云國初止有神機火槍一種而佛郎機子母砲鳥嘴銃皆後出鳥嘴銃最猛利以銅鐵爲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其點放之法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燃其管背施二桌以目對桌以桌對所欲擊之人無不着者此即今之鳥槍火技至此而極是倭人用以肆其巧于中國而中國習之者也云云據此則鳥槍起於嘉靖中傳自倭人明矣然續通考叅將戚繼光云昔署衛印時於衛庫見鳥嘴銃乃倭變未作時所故有者則又非起於嘉靖按邱文莊云神機火槍以永樂中平南交人所製者爲尤巧命內官

如其法監造王鏊震澤紀聞亦云文皇北征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二人繼之皆中槍而斃又明制凡火器係內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許成造然則前明征交後已有鳥槍但明制禁外間習用最嚴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國又得其傳耳

按明史兵志火箭條內永樂征交趾得神機槍礮法特置神機營習之大者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所謂用車者卽今之大砲也用架用椿者蓋卽今之鳥機砲也其用托者蓋卽今之鳥槍也是鳥槍之制永樂中已有之然不傳於外永樂二十年雖從張輔請置砲於大同等關以禦敵然利器不示人朝廷

每慎惜之宣德中又敕宣府總兵譚廣謂神銃國家所重以壯軍威勿輕給正統六年邊將黃真立神銃一局於宣府帝猶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泄特敕止之是正統以前鳥槍未嘗傳習於外直至嘉靖以後始用之於營伍耳

紙錢

歐陽公謂五代禮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以爲紙錢自五代始其實非起於五代也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南史吳苞將終謂其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是漢及六朝固皆用實錢然漢書郊祀志令祠進

五疇牢具皆以木寓馬代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皆以木寓馬代則祭祀用牲已有以木象形者特未用於錢耳事林廣記及困學記聞皆謂漢以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而不言起自何代唐臨冥報錄曾三異同話錄謂唐以來始有之名曰寓錢言其寓形於紙也法苑珠林則謂起於殷長史洪慶善杜詩辨證則謂起於齊東昏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二說雖不同然封氏聞見記謂紙錢魏晉以來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無不用之封演唐德宗時人去六朝未遠所見必非無據則紙錢之起於魏晉無疑也舊唐書王璵傳開元二十六年璵爲祠祭使乃以紙錢用之於祠祭通鑑

亦謂璵用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此又爲朝廷祀典用紙錢之始蓋自昔但里俗所用而朝廷祭祠用之則自璵始耳然曰習禮者羞之則其時尚有不用者唐書范傳正言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至宋錢鄧公猶不燒楮鏹蓋古人祭祀本用玉幣漢以來始用錢後世鬼神事繁乃易以紙故一二守禮之士非之以其起於祈禱以徼福也其實律以檀弓明器之義則紙錢固未嘗不可邵康節春秋祭祀亦焚楮錢伊川怪問之曰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朱子云國初言禮者錯看徒作紙衣冠而不作紙錢不知紙衣冠與紙錢何別戴埴鼠璞亦云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之易以紙錢

深有合於塗車芻靈之義袁褰楓窻小牘記宋思陵神
輿就道諫官以爲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過度其親恐
非聖主所宜孝宗抵之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
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能不用一錢乎清異錄載周世
宗發引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
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亦見都穆聽雨記談此又後世黃白
紙錢之始也按北夢瑣言王司徒潛與武相元衡善元
衡被刺潛嘗四時燒紙錢祭之有許琛者暴卒見冥官
冥官謂未當死乃放之還因令寄聲王司徒謂我卽武
相公也感司徒嘗資我紙錢但多穿破爲我語司徒須
加檢校楊收爲楊元玠所譖死一日忽謁鄭愚借錢十

萬鄭允其半收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着也鄭如數燒
之南岳道士秦保言偶曰真君上仙何須紙錢夜夢真
人曰此冥吏所藉我何須之由是人皆信用紙錢夷堅
志鄒智明得暴疾請僧誦孔雀明王經見有孔雀來逐
鬼鬼謂鄒曰我輩當去願多燒冥錢與我乃呼僕買楮
幣焚之諸鬼盡去項明妻胡氏已死其魂仍來與女同
宿且語項云吾父室廬敝擬建新居求錢助費乃焚紙
鏹數百束又云錢多無人輦送乃畫兩力士焚之遂去
又趙天羽小說明崇禎末京師市肆人鬼雜出有以紙
錢市物者初不及辨及晚始覺乃設水盆令交易者投
錢於水以別真僞東軒述異記高陽長發堂記一人夢

故友來訪索銀錢許之友復曰錠須滿金滿銀阡張紙帛須完全者又沈耀先死其友人忽見之與語冥間事曰世間紙錢亦有用乎曰亦好然則紙錢紙鏹冥間真用之矣豈人世之所意為者鬼神即從而徇之耶

紙馬

天香樓偶得云俗於紙上畫神像塗以彩色祭賽既畢則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為神所憑依似乎馬也然蚓菴瑣語云世俗祭祀必焚紙錢甲馬有穹窿山施煉師各亮攝召溫帥下降臨去索馬連燒數紙不返帥云獻馬已多帥判云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因取未化者視之模板折壞馬足斷而不連乃以筆續之帥遂退然則昔時

畫神像於紙皆有馬以為乘騎之用故曰紙馬也

以錢代著

輟耕錄云今人卜卦以錢代著便於用也然不詳所始儲泳祛疑亦但謂近世以錢擲爻取其簡便而已按賈公彥儀禮疏云古者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陳繼儒羣碎錄引此而申明之謂兩背一面為拆兩面一背為單俱面為交俱背為重公彥疏如此則唐人已用之按耳目記王庭湊召五明道士卜擲卦三錢皆舞此唐時錢卜之證也今考朱子語類并不始於唐實自漢始

語類曰今人以三錢當揲著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又云
卜卦之錢用甲子起卦始於京房項平甫亦云以京易
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卽其遺法火珠林卽交單重折也
則錢卜始於京房無疑矣唐詩有君平擲卦錢之句益
可見君平已用錢卜儲泳又謂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爲
陰無字者爲陽朱子則以有字者爲面無字者爲背凡
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因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之學
者悉主其說至今術家皆然也按古者鑄金爲鏡其陰
或紀國號故有字者宜爲陰然鏡有面故其背有字錢
無面則自當以有字者爲面若 本朝之錢一面紀年
號一面紀省局則以年號爲面更不待言矣

門帖

門帖本古之桃符後漢書禮儀志新春用桃符註引山
海經度索山大桃樹樹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
壘能辟百鬼故黃帝象之冬月驅儻畢卽立桃梗於戶
上王充論衡亦曰立桃象人於門戶然則桃符之制其
來最古風俗通曰桃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然
古時用桃梗後世則易以紅紙而書吉祥語於其上不
知始自何時陳雲瞻晉雲樓雜話云春聯之設自明太
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
春聯一幅帝微行出觀偶一家獨無詢知爲屠者尙未
倩人寫耳帝爲大書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

根投筆徑出校尉一擁而去已而帝復出不見懸掛問
之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以爲獻歲之祥帝大喜又太
祖賜陶安門帖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見列朝詩集又賜廖永忠以漆牌書功超羣將智邁雄
師八字懸於門首見明史本傳則門帖起於明太祖理
或然也然輟耕錄云張之翰由翰林學士除松江知府
自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
遂卒元貞者元成宗年號也癸辛雜識鹽官縣學教諭
黃謙之甲午歲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
那般者包宏齋致仕後作園居題桃符云日短暫居猶
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廖葯州桃符云喜有寬閒爲小

隱粗將止足報明時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又
夷堅志湘鄉學長王仲淹書孔廟桃符曰競說素王顏
有喜定知黃甲捷先通已而王仁伯改名顏遂發解次
科仲淹又改孔廟桃符曰素王顏色津津喜黃甲科名
鼎鼎來已而王南強又登第則宋元時已有門帖矣不
特此也說苑五代時僞蜀每歲除諸宮門各給桃符書
元亨利貞四字時孟昶子善書取本宮策勳府桃符書
云天垂餘慶地接長春明年王師平蜀以呂餘慶知軍
府事卽策勳府爲治所而長春乃太祖聖壽節也亦見
黃休復茅亭客話而楊文公談苑又以爲孟昶學士辛
寅遜所題桃符則門帖又不自宋元始五代時早有之

矣

名帖

以紙通名謂之拜帖劉馮事始云古昔削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世以紙書謂之名帖按此說亦有可疑者既云削木爲刺則應是未有筆墨以前乃六經及先秦西漢之書並無刺字漢初猶謂之謁史記酈生踵門上謁按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報沛公漢書高祖給爲謁曰賀錢萬師古註曰爲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者也又石奮爲中涓受書謁袁盎傳上謁婁敬傳將命者驚而失謁又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上謁暴勝之注皆云謁如今之投刺

也是漢時皆謂之謁無所謂刺也懷刺始見於彌衡又後漢書循吏傳郭林宗齋刺就太學謁仇覽又童恢傳楊賜被劾諸掾屬悉投刺去其時已在蔡倫造紙之後若如劉馮所云則未有紙以前謂之謁既有紙以後反削木爲刺似非事理然魚豢典略皇甫規家居有雁門太守亦歸里以刺來謁規不禮之以其刺刮髀則刺又似削竹木爲之者竊意古人通名本用削木書字漢時謂之謁漢末謂之刺漢以後則雖用紙而仍相沿曰刺故事林廣記云見長者用名紙見敵以下用刺其文書某郡姓名有爵者並書爵謂之爵里刺其實已皆用紙也六朝時名紙但謂之名南史何思澄每夕作名一束

曉便命駕朝士無不悉狎晚還家所齋名必盡通鑑集覽唐百官於閤門奏膀子膀子用紙濶四五寸書鄉邑姓名於其中刺則用紙濶二三寸書姓名於紙之前反卷如箸以紅絨要之凡謁人必先托門者通進謂之投刺曰反卷如箸蓋猶存削木遺式也李濟翁資暇錄謂李德裕爲相時人每通謁改具銜起居謂之門狀此後世門狀之始

沈括筆談謂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此唐人都堂見宰人乃漸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諸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北夢瑣言又云大中時薛保遜方作門狀後又以所懷列于啓事號爲門狀啓其式云謹祇候起居云云又費家梁溪漫志謂熙豐間士大夫謁刺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狀如前謹牒政宣間乃去此一行其末稱裁告此可見宋時門狀之

式皇甫庸近峯聞略劉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

紅紙故京師紅紙價頓長十數倍然則古來名紙門狀

尚皆用白紙今所用紅帖則自劉瑾始也

王阮亭香祖筆記謂翰林故事坊局已上

乃用紅柬爲刺庶常止用白不喻其義此蓋不知古人名帖本用白紙也翰林之用紅用白蓋自用紅帖以後稍有區別耳

郎瑛七修類

稿亦云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象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又廸吉錄記海瑞爲南冢宰有幣物爲賀者皆不受名紙用紅帖者亦以爲侈而惡之又可知是時尚未全用紅紙而奔競者則益踵事增華嘯虹筆記載茅溥陽每謁嚴嵩用赤金縷姓名縫紅綾作柬嵩以爲尊之也而闖人利其金每傳報後輒取金去以是嵩敗茅竟免交通律則並有用紅綾金字者矣湧幢小品記張江陵盛時諂之者名帖用織錦以大紅絨爲字而繡金上下格爲蟒龍蟠曲之狀江陵見之嘻

笑然不以爲非也江陵不通賄賂獨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則又有用紅絨織錦者矣又王弇州觚不觚錄云親王投刺例不稱名有書王者有書別號者體至尊也惟魯王則一切通名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則無不稱晚生矣當江陵時襲封者至稱門生矣觚不觚錄又云故事投刺東面皆書一正字萬歷丙子入朝投刺皆不書正字爲江陵諱也明人小說又記正德中一大臣謁劉瑾刺稱門下小厮嘉靖中一儀部謁胡國公刺稱渺渺小學生又有自稱將進僕神交小子未而門生者卽此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觀世風也翰林名帖例寫大字蓋起於有明中葉湧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幾與亞卿等余在姚畫溪公家見公座主王槐野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是科甲辰會元瞿文懿亦有單帖稱年侍生與槐野字略相等可見前輩

謹朴如此據此則嘉靖以前尙不用大字也湧幢小品又記御史與主事文移御史署名頗大王偉爲職方時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後偉爲兵部侍郎有客賀曰大名今屬公矣又占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如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烟不識羞冬夜箋記云昔見前輩往來名刺親戚則寫眷世交則寫通家同年子弟寫年家自明末尙聲氣並無半面者亦稱社稱盟今則改爲同學且無論有科第與否俱寫年家矣分甘餘話順治中社事盛行京師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楊雍建疏言之部議飭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眷三字有人戲爲詞

日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
家眷

木棉布行於宋末元初

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爲布
帛是也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
潯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據史炤釋文
木棉以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
裂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棉以小竹弓
彈之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織以爲布謂卽此
物也按史照釋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織之布則梁武
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註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爲

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貝木棉樹也南史林邑
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鷲毳抽其緒紡之作布
與紵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
係木本而非草本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
白如鷲毳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祇可絮茵褥
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爲樹舊唐書南蠻
傳則云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毳新唐書林邑傳并
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然則南史所謂吉
貝之樹卽唐書所謂古貝之草其初謂之木棉者蓋以
別於蠶繭之綿而其時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爲木本
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樹遂意其卽此樹之花所織迨宋

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爲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炤
北宋人見文彥博傳又在子京之後并習知其碾彈紡織之技
故註解益詳以此推之則梁武木棉皂帳卽是草本之
棉所成而非木棉樹也更進而推之禹貢厥篚織貝蔡
九峯註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
亦卽今草棉布是三代時已有之矣其見於記傳者南
史姚察有門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
此物吾無所用白樂天布裘詩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
裘贈蕭殷二協律詩云吳綿細軟桂布白曰桂布者蓋
桂管所出也孫光憲南越詩曉厨烹淡菜春杼織種花
草棉亦名種花李琮詩腥味魚吞墨衣裁木上棉東坡詩東來賈

客木棉裘以及五代史馬希範作地衣春夏用角簾秋
冬用木棉宋史崔與之傳瓊州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
出自婦人皆此物也然則棉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
莊謂元初始入中國蓋昔時棉花布惟交廣有之其種
其法俱未入中土觀姚察門生所送祇一端白樂天以
此送人并形之歌詠則其爲罕而珍重可知迨宋末元
初其種傳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謝枋得有
謝劉純父惠木棉詩云嘉樹種木棉天何厚八閩厥土
不宜桑蠶事殊艱辛木棉收千株入口不憂貧江東易
此種亦可致富殷奈何來瘴癘或者畏蒼旻吾知饒信
問蠶月如岐邠兒童皆衣帛豈但奉老親婦女賤羅綺

賣絲買金銀角齒不兼與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
界江東人據此則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閩中而江南無
此種也元人陳高有種花詩云炎方有種樹衣被代蠶
桑舍西得閒園種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時料理晨夕忙
揮鋤向烈日灑汗成流漿培根澆灌頻高者三尺強鮮
鮮綠葉茂燦燦金英黃結實吐秋繭皎潔如雪霜及時
以收斂采采動盈筐緝治入機杼裁剪爲衣裳禦寒類
挾纊老稚免淒涼陳高元末人而隙地初學種之則其
來未久可知陶九成輟耕錄記松江烏泥涇土田磽瘠
謀食不給乃覓木棉種於閩廣初無踏車椎弓之制率
用手去其子線絃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艱有黃道婆

自崖州來教以紡織人遂大獲其利未幾道婆卒乃立
祠祀之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云九成元末人
當時所記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見黃道婆之事未遠而
松江之有木棉布實自元始也瑯琊代醉編又謂棉花
乃番使黃始所傳今廣東人立祠祀之合諸說觀之蓋
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於粵繼及於閩元初始至江南
而江南又始於松江耳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
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
布十萬疋程鉅夫集有送人赴浙東木棉提舉詩鉅夫
仕元初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爲民利可知邱
文莊所謂元時始入中國非無稽也明史食貨志明太

陔餘叢考 卷三十一
祖立國初卽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又稅糧亦準以棉布折米

陔餘叢考卷三十一

陽湖 趙翼 耘菘

認族

世俗好與同姓人認族不問宗派輒相附合此習自古已然李唐自以爲出老子後追尊老子爲元元皇帝並以史記老子傳陞於列傳之首郭崇韜以汾陽王爲遠祖西征日路過河中祭汾陽墓哭甚哀南唐主李昇以唐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相遂以吳王爲祖自峴以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此攀附明德以爲光寵者也然狄武襄官樞密使有以狄梁公畫像及誥勅來獻者武襄曰一時遭際安敢遠附梁公耶其見卓矣又有本非

同姓而強爲聯宗者北史唐瑾傳周文賜瑾姓宇文氏
燕公于謹白周文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
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乃更賜瑾姓紐于
氏謹遂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此則非同姓而認族實
爲千古所未有然于謹以其家法而欲師之非後世依
光附勢者之爲也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寇石勒以
樸與已同姓且俱河北人引爲宗室位至司徒南史侯
瑱傳侯景以瑱同姓托爲宗族待之甚厚宋人小說羅
紹威爲節度使以羅隱名士拜之爲叔贈遺甚厚宋史
蔡京於蔡襄雖同郡而晚出京欲附襄自謂襄族弟此
猶第以門望相附不專爲勢利起見

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
素遠求同譜不許諸杜所

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乃請鑿
杜固通水以利人此欲附門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

晉書孫旂子弼及

弟子髦輔琰四人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弘正與周石珍
合族石珍建康之廝役也爲梁制局監遂附之舊唐書
李義甫旣貴自言本出自趙郡始與諸李序昭穆而無
賴之徒藉其權勢拜爲兄叔者甚衆李輔國傳宰相李
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弟子禮謂之五父宋史史正志
與史浩異族拜浩而父事之王十朋劾其奸此則專以
權勢夤緣攀附者矣又其甚者宋史蔡薺尊蔡京爲叔
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見薺遽曰大誤公乃叔祖公子
乃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又溫公瑣語張洎爲舉人時張
秘已通顯洎每求見稱姪孫旣及第稱姪及秉政則并

以庶僚遇必矣此更勢利之最可笑者也

同姓爲婚

史記帝堯與舜皆黃帝之後計其世數則堯之女於舜爲曾祖姑而以配之其時雖未有同姓不婚之制然亦或遂古之傳訛史記不察遂筆之於書未可盡信也同姓爲婚莫如春秋時最多論語魯昭公娶於吳同姓謂之吳孟子固已國語富辰諫襄王有曰聃由鄭姬註聃文王之子姬姓也娶鄭女爲夫人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註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又獻公伐驪戎驪戎女以驪姬亦姬也鄭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重耳姬出也而至於今齊崔

杼見棠姜美謂姜之弟東郭偃欲娶之偃曰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註謂同姜姓也子產謂叔向曰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晉君內有四姬其病無乃是乎慶舍以女妻盧蒲癸或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獨焉避之慶氏盧蒲氏皆姜姓也此皆春秋時亂俗也漢以後此事漸少漢書王莽以姚嬀陳田王氏皆黃虞後與已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與四姓相嫁娶然王訢傳訢孫咸有女爲王莽妻號宜春氏註張晏曰莽諱娶同姓故以侯邑爲氏師古曰莽以已與咸得姓不同祖宗各別故娶之然雖不同宗終屬同姓也魏志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

氏而婚劉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才乃下令喪亂前

事一切勿問

音書劉頌傳頌嫁女陳嶠嶠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于姑而姓陳其友嘗訊之頌曰舜後姚虞陳出本同根葉而世皆

為婚律不禁也白孔六帖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為子納司空

王沉女以姓同而源異也晉書載記劉聰欲納太保劉

殷女以問劉景等皆曰太保乃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

本源既殊納之為允李弘亦引王基為子娶王沉女為

證遂納之劉曜妻劉氏將死謂曜曰妾叔父暄女芳有

德色願備後宮曜乃娶暄女為皇后按聰與曜皆匈奴

後其娶劉氏本非同宗若王基王沉究屬同姓非禮也

北魏本無同姓為婚之禁至孝文帝始禁之詔曰夏殷

不自今悉行禁絕有犯者以不道論唐書李光進之母

李氏

交婚

魏書慕容元真以妹為魏昭成帝后慕容又請交婚昭

成帝乃以烈帝女妻之

姊妹為妯娌

北史崔長謙幼聰敏盧尚之欲以女妻之崔凌又為長

謙弟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

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今俗亦有姊妹為姊妹者

此其故事也

指腹為婚

南史。韋放傳。放與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適率子。北史。崔浩女。爲尙書盧遐妻。浩弟恬女。爲王慧龍妻。二女俱有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慧龍子寶興。將娶盧女。浩爲撰儀。躬至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

劫婚

村俗。有以婚姻議財。不諧而糾衆。劫女成婚者。謂之搶親。北史。高昂傳。昂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經許字者。昂所劫。則未字。固不同也。

初婚看新婦

世俗新婚三日內。不問親故。皆可看新婦。固係陋習。然自六朝來已然。南史。徐摛傳。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唐李涪刊誤云。婚禮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及中外故舊。通謂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故。皆列坐而覲。婦容豈其宜哉。則此習由來久矣。彙書近時娶婦。以紅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議曰。自東漢魏晉以來。時或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乃以紗縠蒙女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禮。六禮悉捨。合卺復乘。是蒙首之法。亦相傳已久。但古或

以失時急娶用之今則爲通行之禮耳

冥婚

周禮地官有嫁殤之禁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者曹操幼子倉舒卒椽邴原有女蚤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然終聘甄氏亡女與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爲之置後襲爵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北史穆崇傳崇元孫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于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舊唐書懿德太子重潤傳中宗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合葬蕭至忠傳常庶人爲亡弟洵與至忠亡女爲冥婚合葬及常氏

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建寧王琰傳代宗立追念琰死非其罪乃追諡爲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亡女張爲恭順皇后冥配焉凡此皆不經之甚者五代史鄭餘慶作書儀以冥配爲定制唐明宗深識其非有詔刪正然康譽之昨夢錄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而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卽製冥衣媒者就男墓設酒果以合婚二座相並各立一小幡奠畢二幡微動若相就其有不動者則以爲不喜也兩家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給元史郭三從軍死其妻楊氏守節舅念其子不忍使鰥居地下欲聘隣家亡女合葬之楊氏遂自經死則元時猶有冥婚之俗

而楊用修丹鉛錄亦云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然則前朝尙有之矣

魏書高允傳古者祭必立尸使亡者有憑耳今已葬之魂人但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莫此爲甚然則北魏時又有所謂魂人者

撒帳

知新錄云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犯之損尊長奉以爲不然以麻豆穀米禳之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麻米撒之後世撒帳之俗起於此按此說非也撒帳實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見戊辰雜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鑄撒帳錢重六銖文曰長命富貴每十文繫一綵絲今俗婚姻奩具內多鑄長命富貴等字亦本於此

拜堂

新婚之三日婦見舅姑俗名拜堂按封氏聞見記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婿卻扇及拜堂之儀今上詔有司約古禮今儀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婿卻扇並請依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服脩無拜堂之儀今上謂德宗也是拜堂之名由來已久但真卿等所定棗栗服脩見舅姑卽今俗所謂拜堂也乃又云

無拜堂之儀豈唐時所謂拜堂者別是一禮耶

脫鞮登席

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脫其屨禮記所謂戶外有二屨是也然臣見君則不惟脫屨兼脫其鞮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膝也鞮去故行膝見也左傳衛出公輒為靈臺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鞮而登席公怒對曰臣有疾若見之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斷其足杜註謂有足疾也散嘔也註又云古者臣見君解鞮然則古人以跣足為至敬也漢制脫鞮雖無明文然優禮蕭何特命劍履上殿則羣臣上殿猶皆脫屨可知衛宏漢官舊儀椽吏見丞相脫屨丞相立席後答拜魏志

曹操令曰祠廟上殿當解屨吾受命劍履上殿今有事

於廟而解屨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屨可

見是時祭先祖見長官尚皆脫屨三國時吳賀邵美容止坐常着鞮則是時家居亦多有不鞮者

宋改諸王國制度內有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一

條是時藩國朝賀其王尚皆跣故詔改之以殺其禮梁天監中尚書議云禮跣鞮登席

事由燕坐閩若據據此語謂古惟燕飲始跣而為歡祭則不跣也按韓詩不脫履而即席謂之禮跣而上坐謂之燕則古人行禮尚着屨燕乃跣鞮

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恒禮凡

履行者應皆跣鞮蓋是時廟祭有不跣鞮者故申禁之曰極敬之所莫不皆跣

則是時朝會祭祀猶皆跣鞮陳祥道禮書所謂漢魏以

後朝祭皆跣也唐書劉知幾以釋奠皆衣冠乘馬奏言

冠履祇可配車今鞮而鞞跣而鞍實不合於古是唐時

祭祀亦尙有跣屨之制至尋常入朝則已有着履者唐書棣王琰有二妾爭寵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厭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驗之果然是也蓋古者本以脫屨爲至敬其次則脫履至唐則祭祀外無脫履之制然朝會亦尙着履此唐初之制也

着鞮

朝會着鞮蓋起於唐中葉以後唐書皇甫鏘以故繪給邊兵軍士焚之裴度奏其事鏘在憲宗前引其足曰此鞮亦內府物堅韌可用韋斌每朝會不敢離立嘗大雪立庭中不徙足雪幾沒靴崔戎爲華州刺史徙兗海民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靴戎單騎遁去溫造節度興元

殺倡亂者八百人監軍楊叔元擁造鞮祈哀乃免之是唐時已多着靴歐陽公歸田錄和凝以二千錢買靴問馮道靴價若干道舉左足曰一千凝遂嗔其僕道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一千是又五代着靴之證宋以後則朝靴且形之歌詠而朱文公家禮內冠儀一條并有襪衫帶靴之制則靴固久爲公服矣按靴本北俗自趙武靈王始用之然秦漢魏晉尙罕有着靴者晉書儒林劉兆傳有人着靴騎驢至門外問劉延世又毛寶傳寶與祖煥戰血流滿靴此蓋騎者用之靴字從革蓋皆皮爲之便於騎也惟齊豫章王嶷不樂聞人過有告訐者輒置靴中不視梁王儉宴客樂遊苑蕭琛着虎皮鞮直造其

坐陳徐陵爲吏部陳暄袍拂髀靴至膝亦直上其坐南
朝之着靴見於史者止此數事而已其時多着屐齊明
帝輔政時百官皆脫屐到席蔡約獨躡屐不改則其時
見尊長尙以脫屐爲敬固無論於着靴也而是時北朝
則靴已盛行北史慕容永被擒入長安夫妻常賣靴自
給北齊婁太后病童謠有紫縊靴之語徐之才曰紫者
此下絲縊者熟當在四月中太后果崩高澄被刺時楊
愔逃出遺一靴任城王浩傳有婦人浣衣一乘馬者以
舊靴換其新靴而去又樂陵王百年被害後有人于其
處掘得一足有靴瑯琊王儼被害亦不脫靴而埋之及
北齊亡後嬪妃入周亦以賣靴爲業是北朝着靴累代

盛行蓋自劉石之亂繼以燕秦元魏齊周各從其本俗
故中土久以着靴爲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尋爲朝制耳
風會所趨隨時而變古以脫屨爲敬其後不脫屨而但
脫履又其後則不脫履最後則靴爲朝服而履反爲褻
服設有着履入朝會及見長官者反爲大不敬更無論
於跣而見也或疑古人脫屨而登近於裸褻然常見暹
羅國人入朝拜舞以行膝裹足頗斑斕可愛想古人邪
幅在下亦復如是則亦未爲污瀆也按明史洪武初定
制朝服祭服皆白鞵黑履惟公服則用皂靴故有賜狀
元朝靴之制洪武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弟及婿
皆許穿靴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許庶人不許穿

靴止許穿皮扎鞵北地苦寒許穿牛皮直縫靴

弓足

婦女弓足不知起於何時有謂起於五代者道山新聞謂李後主令宮嬪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作新月狀由是人皆倣之唐綸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而作也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後主按謝靈運詩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李白詩履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鞵又唐詩兩足白如霜臨流濯素足陶南村謂唐人題咏甚多略不言纖小又郡閣雅談引五代劉克明蒲鞋詩云吳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簾離玉指便隨羅鞋步香塵石榴裙下

從容从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謂此詩通首咏婦人蒲鞋而略不及弓纖之狀

則是時尚未纏足并引太平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

男子方頭見宋書五行志似不知裹足而但以方圓爲別也胡應

麟因之力主起於唐末五代之說謂古人言婦人弓腰

而不言弓鞋言纖腰而不言纖足古人風俗如墮馬愁

眉等粧史傳皆不絕書而足獨無明文李白至以素足

咏女子則唐時尚未裹足明矣此皆主弓足始於五代

之說也然伊世珍娜嬛記謂馬嵬老媪拾得太真鞵以

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隻長僅三寸詩話總龜

亦載明皇自蜀回作楊妃所遺羅鞵銘曰羅鞵羅鞵香

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鈎窄窄弓弓手中弄初
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
虛暗引相思幾時歇又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
玉笋裏輕雲周達觀引之以爲唐人亦裹足之證韓偓
灑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
羅鞋楊用修因之并引六朝雙行纏詩所謂新羅繡行
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爲六朝已
裹足不特此也雜事秘辛載漢保林吳妲足長八寸脛
跗豐妍底平趾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史記云臨
淄女子彈絃縱足又云掄修袖躡利屣利屣者以首之
尖銳言之也則纏足之風戰國已有之高江村天祿識

餘亦祖其說謂弓足相傳起于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
足金蓮貼地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然石崇屑沉香
爲塵使姬人步之無跡已先之而史記并有利屣之語
則裹足之風由來已久云云此主弓足起於秦漢之說
也是二說固皆有所據然瑯嬛記及詩話總龜所云恐
係後人附會之詞而李白之咏素足則確有明據卽杜
牧詩之尺減四分韓偓詩之六寸膚圓亦尙未纖小也
第詩家已咏其長短則是時俗尙已漸以纖小爲貴可
知至於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淵靜語謂程伊川六代
孫准居池陽婦人不裹足不貫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輟
耕錄謂扎脚五代以來方爲之熙寧元豐之間爲之者

猶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間去五代猶未遠必有所見
 聞固非臆說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兩廣之民惟省
 會效之鄉村則皆不裹滇黔之猺苗熨夷亦然蘇州城
 中女子以足小為貴而城外鄉婦皆赤脚種田尚不纏
 裹蓋各隨其風土不可以一律論也 本朝康熙三年
 有 詔禁裹足王大臣等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不得
 裹足違者柳責流徙十家長及該管官皆有罪事見野
 菴瑣語 康熙七年禮部奏罷此禁事見池
 北偶談 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鳳染指

俗以鳳仙花染指自宋已然癸辛雜識鳳仙花紅者搗
 碎入明礬少許染指甲用片帛纏定過夜如此三四次
 則其色深紅洗滌不去直至退甲方漸失之回回婦人
 多喜此云云今俗則不特回回婦人也

簪花

今俗惟婦女簪花古人則無有不簪花者其見於詩歌
 如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醉插茱萸來未盡
 杜牧之菊花須插滿頭歸邵康節頭上花姿照酒卮梅
 聖俞謝通判太博惠庭花詩欲插為之醉但慙髮星星
 東坡吉祥寺賞牡丹詩年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
 人頭又在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詩云頭上花枝奈老
 何穆清叔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陳無已白髮簪花
 我自羞黃山谷詞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

自羞陸放翁詩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之類不一而足按羯鼓錄汝陽王璣隨明皇遊幸常戴牙綃帽打曲上摘槿花一朶簪之璣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是唐時已簪花也宋真宗將東封命陳堯叟爲東京留守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先宣入後苑賜宴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旋令陳去所戴者上親以頭上一朶爲陳簪之又盛事美談記真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上特顧晁迥錢文僖各賜一朶又故事惟親王宰臣則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一日侍宴上特命中使爲晁迥戴花觀者榮之又宋稗類編記寇準侍宴上特命以千葉牡

丹簪之曰寇準年少正是賞花吃酒時也沈括記韓魏公鎮揚州適芍藥生金纏腰四朶延王岐公王荆公陳秀公開宴各簪一枝後四人俱爲相司馬溫公家傳公年二十登第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宋史顏師魯充顯仁后遺留使至金力辭簪花聽樂莫濛充賀金正旦使賜宴日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聽樂又陳隨隱記孟冬時享駕回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有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楊誠齋詩賜花新剪茜香羅簪遍烏紗未覺多花重紗輕

人更老抬頭不起奈春何則并簪剪綵之花矣古今詩話孫周翰童時侍郡侯宴適座客簪花郡侯出對曰口吹楊葉成新曲翰對曰頭戴花枝學後生此皆宋時簪花故實也金趙秉文有戴花詩云人老易悲花易落東風休近鬢邊吹又元遺山詩云鬢毛不屬秋風管更揀繁枝插帽簷元人貢師泰詩云忽見草間長十八衆人分插帽簷前又黃庚詩插花歸去蜂隨帽漱石閒談記明成祖時迎春監生當代爲簪花衆皆畏縮有邵玘者直前取花爲成祖簪之傅維麟明書武宗南巡回至淮安戎服簪花鼓吹前導則金元以來亦尙有簪花之例矣今制殿試傳臚日一甲三人出東長安門遊街順天

府丞例設宴於東長安門外簪以金花蓋猶沿古制也

婦人拜

禮婦人者拜雖君賜肅拜肅拜者周禮太祝九拜之一鄭註謂俯下手如今之擡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擡肅拜如擡正今俗婦人攏兩手向下之禮也惟婦人之拜跪與不跪諸家之說紛紛洪容齋等謂古禮婦人之拜本不跪戰國策蘇秦至洛其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謝此畏懼之至過爲加禮故特記之史記周昌以易太子事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此亦特爲加禮則非加禮不跪可知也周天元帝詔曰縣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欲婦人如男子拜至特降詔書則婦人本無拜跪

之禮更可知也此拜而不跪之說也清波雜誌則謂古之男女皆跪古詩曰長跪問故夫是也羅鶴林玉露亦引朱文公云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古樂府所謂伸腰再跪拜也此拜而必跪之說也不知古人席地而坐引身即為跪則婦人拜亦未有不跪者古詩伸腰跪拜正是實事引身長跪隴手向下即是伸腰拜跪也雖長跪而其拜則僅肅拜不作男子俯伏之狀朱子語錄所謂直身長跪拜時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肅拜婦人首飾甚多自難俯伏地上也此席地而坐時婦人有跪拜之禮也迨後坐用牀榻則婦人之跪不便故無復引身長跪之儀而僅存

攏手肅拜之禮此所以有拜而無跪也周天元特詔婦

人如男子拜是其時婦人久無跪拜之禮可知而謂起

於唐武后欲尊婦人故不令拜跪究屬臆說也宋史王貽孫傳太祖

嘗問趙中令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貽孫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為證趙甚重之亦見玉壺清話及愛日齋叢鈔總之席地而坐時婦人拜必兼跪坐用牀榻後婦人有拜無跪以古詩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詔

彼此參看自可了然也後世婦人肅拜行禮時稍作鞠

躬虛坐之狀此亦有所本宋太祖問趙中令何以男子

跪婦人不跪又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太廟薛

簡肅問陛下當為男子拜乎議遂止是宋時婦人固亦

無俯伏拜跪之禮而愛日齋叢鈔云古者男子之拜但

古今考 卷三
古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爲稽首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虛坐之勢然則拳曲虛坐亦自宋時已如此也惟是婦之於舅姑及命婦之於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禮爲敬者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則隋時皇后受冊固跪拜矣唐李涪刊誤云今郊天祭地止於再拜乃婦謁姑嫜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姑章跪而受之當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則唐時婦初見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拜跪謝君王則唐時宮人於君后亦拜跪矣蓋家庭則舅姑宮庭則君后皆屬至尊自宜加禮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則仍肅拜也

古人跪坐相類

朱子作跪坐拜說寄白鹿洞諸生謂古者坐與跪相類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着蹠而體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又後漢書向栩坐板牀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處據此則古人之坐與跪皆是

以膝着地但分尻着蹠與不着蹠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則謂之箕踞漢書陸賈傳尉佗箕踞顏師古註伸其兩脚如箕形佛家盤膝而坐則謂之跏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則古人何以不以尻着地而爲此危坐哉蓋童而習慣遂爲固然猶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盤膝則不慣北人多盤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慣也近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謂古人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謂盤膝坐則又誤盤膝坐則向榻管寧榻上何以有膝踝痕耶

高坐緣起

古人席地而坐其憑則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也寢則有牀詩所謂載寢之牀也應劭風俗通趙武靈王好胡服作胡牀此爲後世高坐之始然漢時猶皆席地文

帝聽賈誼語不覺膝之前於席暴勝之登堂坐定雋不疑據地以示尊敬是也至東漢末始斲木爲坐具其名仍謂之牀又謂之榻如向栩管寧所坐可見又三國魏志蘇則傳文帝據牀拔刀晉書桓伊據胡牀取笛作三弄南史紀僧真詣江敦登榻坐敦令左右移吾牀讓客狄當周赧詣張敷就席敷亦令左右移牀遠客此皆高坐之證然侯景升殿踞胡牀垂脚而坐梁書特記之以爲殊俗駭觀則其時坐牀榻大概皆盤膝無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繩名曰繩牀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是也而尚無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則自宋初始丁晉公

談錄竇儀雕起花椅子二以備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
銓默記李後主入宋後徐鉉往見李卒取椅子相待鉉
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竇主禮鉉辭引椅偏乃
坐張端義貴耳錄交椅卽胡牀也向來只有栲栳樣秦
太師偶仰背墜巾吳淵乃製荷葉托首以媚之遂號曰
太師樣此又近日太師椅之所由起也然諸書椅子猶
或作倚字近代乃改從椅蓋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
子墩子之名亦起於宋見宋史丁謂傳及周益公玉堂
雜記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古人拜雖臣之於君亦祇再拜孟子所謂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包胥之九頓首則以求救之切
本非常禮至後周天元帝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於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涪刊誤謂郊天祭地止於再拜
是唐時郊廟尚祇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禮百
官見親王東宮行四拜禮子於父母亦四拜禮蓋儀文
度數久則習以爲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
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者也

間竇主交拜繁數如此註
云言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按樂記有百拜之語古人之拜
只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

上元張燈

朱弁曲洧舊聞云上元張燈自唐時沿襲漢武祠太一
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

詠燈山詩唐光天中東都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唐以前
猶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
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
盛冠於前代矣據此則上元張燈實盛於宋也然唐詩
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語自是唐故事

潤筆

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潁爲制戲曰筆乾答
曰出典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
字所由昉也然北史袁聿修爲信州刺史有善政旣去
官州人鄭播宗等七百人斂縑帛數百疋託中書侍郎
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詔許之則又在鄭譯之前故洪

容齋謂作文受謝晉宋以來已有之而王楙野客叢書
并謂陳皇后失寵於武帝以黃金百斤奉司馬相如作
長門賦以悟主此爲潤筆之始其見於史書及載記者
唐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
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受饋遺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
鬻文未有如邕者故杜甫八哀詩李邕一首云干謁滿
其門碑榜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劍
几義取無虛歲唐書李華不甚著書惟應人墓版傳記
及州縣碑頌時獲金帛柳公權善書公卿貺遺鉅萬主
藏奴盜其所藏盃盂一篋滕識如故奴妄言叵測公權
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惟筆硯自鐫秘之李商隱記

劉义持韓愈金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如與劉君爲
壽劉禹錫祭韓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
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絹
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
酬以九千匹蓋唐時風尚已如此玉壺清話李翰爲和
凝門生同爲學士會凝作相翰草制罷悉取凝舊閣圖
書器玩而去留一詩於榻云座主登庸歸鳳闕門生批
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歐陽公
請蔡端明書集古錄序以鼠鬚栗尾筆銅絲筆格大小
龍團茶惠泉等物爲贈君謨笑其清而不俗後聞歐得
清泉香餅惜其來遲使我潤筆少此種物王禹玉作龐

頴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參以古法書名畫三十種
杜荀鶴及第試卷其一也張孝祥書多景樓扁公庫送
銀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合諸妓宴會
以紅羅遍賞之張端義貴耳錄席大光葬母乞吳傅朋
書預供六千緡爲潤筆人言傅朋之貧可脫矣一夕而
光死此又可見宋時士大夫風尚蓋作文受謝宋時并
著爲令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
金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楊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
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爲正得我胸中事例
外贈金百兩曰例外則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與歐陽
公書曰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襄作書襄謂近世

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可乎亦見待詔書碑受餽之有例也祖無擇傳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餽不獲乃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之不悅翰林學士王寓謝賜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賚賜上所常御筆硯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筆一金華筆格一塗金鎮帑天祿二塗金研滴蝦蟆一貯黏麩塗金方奩一鎮帑象人二薦研紫柏牀一周益公玉堂雜記湯思退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賜潤筆錢幾及萬緡

賜硯尤奇以宮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許恩賜則臣下例有餽贈更不待言唐時雖未必有定制然韓昌黎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韋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寄綵絹三百匹亦特奏聞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區文字餽遺而辭與受俱奏請則已爲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也其有不肯賣文及雖受餽而仍他施者韋均之子持萬緡詣韋貫之求銘其父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

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間
微之將薨以墓誌見托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
綾帛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
平生分贄不當納往返再三訖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
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又柳玘善書顧彥暉請書
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爲贈卽不敢從命司空圖傳圖
隱居山中王重榮父子雅重之嘗因作碑贈絹數千圖
置虞鄉市聽人取之一日而盡容齋隨筆又記曾子開
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爲作銘其子以金帶縑帛
爲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
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義也東坡集亦有得潤筆錢送

與王子立葬親之事又元時胡汲仲貧甚趙子昂爲介
羅司徒請作其父墓銘以鈔百錠爲潤筆汲仲怒曰我
豈爲宦官作墓銘耶是日無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卻愈
堅嘗誦其送人詩薄糜不繼襖不煖饑腸猶作鐘球鳴
之句謂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糧方也明史李東陽傳
東陽謝事後頗清窘有求碑誌者東陽欲却之其子曰
今日宴客可使食無鮭菜耶東陽乃勉爲之亦可見其
清節矣然利之所在習俗漸趨于陋唐文宗時長安中
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
不由喪家者侯鯖錄記王仲舒爲郎中謂馬逢曰貧不
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可

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冊一帙自錄所作文簿面題
曰利市事見戒庵漫筆此皆急于售文之陋也杜少陵
送斛斯六官詩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
翻令室倒懸又歐公歸田錄記館閣撰文例有潤筆及
其後也遂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餽
者之陋也

避諱

避諱本周制左傳所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是
也然周公制禮時恐尚未有此雖金縢有以旦代某之
語然金縢之真僞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後
戒農官之詩曰駿發爾私皆直犯文武之名雖曰臨文

不諱然臨文者但讀古書遇應諱之字不必諱耳非謂
自撰文詞亦不必諱也而周初之詩如此則知避諱非
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蓋起於東周之初晉以僖侯廢
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魯以獻武廢具敖考數公之生
皆在西周若其時已有避諱之例豈肯故犯之而使
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時尚未有禁及後避
諱法行乃不得不廢官及山川名耳孔門以後習禮者
益加講求如禮記所載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逮事父
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
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之類可謂情
義兼盡然朝廷之上猶未有聽以私諱避官名之制故

漢時孔安國爲侍中以王瑜名犯其私諱不肯連署求
解官有司以公所無私諱駁之遂不許至晉江統疏曰
故事祖父名與官同者皆許改若身與官同名不在改
選之例但身沒之後子孫難以稱其位號宜聽其一并
迴避詔從之則是時已著爲令甲矣宋史賈黯傳律載
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有罪則并不避
諱而議罪之律矣雍熙中詔除官若犯私諱者三省御
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則更有因私諱
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觀之蓋自晉六朝以至唐宋無不
以避諱著爲律文也其見於史傳者宋書范蔚宗爲太
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陳書孔奐欲以王廓爲太子

詹事後主曰廓父名泰不可爲太子詹事唐書源乾曜
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胄授京兆少尹以父
名不拜換國子司業蕭儼拜太僕少卿以父名不拜徙
太子右衛率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渭謂其父名少康當
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國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
直昭文館以父名昭懇辭乃改集賢院呂希純擢著作
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諱而改授官者
也

宋史張亢授慶州亢以父名餘慶力辭不許李若拙授太子贊善若拙以父名光贊辭不許則亦有不許避者

晉咸和中以王

舒爲會稽內史舒以父名會不拜詔改會爲鄗後唐以
郭崇韜父名宏乃改宏文館爲崇文館宋慕容延釗父
名章太祖乃授延釗同中書門下三品去平章二字吳

延祚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書門下三品程元鳳拜右
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此因私諱
而并爲改官名者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生日名死曰諱世俗往往有台
諱尊諱之語是稱生人名亦曰諱乃不祥之甚也今
時俗口語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檢

嫌名

嫌名不諱韓昌黎諱辨已詳論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
凡官名有中字悉改爲內已著爲令至唐時諱嫌名者
更多賈會擢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議者引禮
折之始受蕭復爲晉王行軍長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

改爲統軍長史則朝廷之上且爲臣子避嫌名矣毋怪
乎李賀應進士舉當時流俗以其父名晉遂同聲訾議
也然唐書衛洙爲鄭穎觀察使洙以官號內有一字與
臣家諱同欲乞改授詔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
行固難依允李磻傳宦者摘磻疏中語犯順宗嫌名磻
奏曰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則唐律本有嫌名
不諱之條

二名

舊唐書太宗詔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以來兩字兼
避廢闕已多自今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
連續者並不須諱是太宗之詔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

字雖不連屬者亦避之避世爲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稱是也避民爲人如民部改爲戶部李安民改爲李安人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蓋世南沒於太宗時正遵奉詔旨故耳其後李世勣但稱李勣則當高宗時已諱世字也

古人臨文避諱之法

司馬遷之父名談故史記於張孟談改作張孟同趙談改作趙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廟諱而但稱其字者如北齊以高歡先世有名泰者故於宇文泰但稱其小字黑獺有名隱者故於趙隱但稱其字彥深唐諱虎故於石虎但稱其字季龍諱淵故於劉淵但

稱其字元海鄧淵但稱其字彥海諱治故於長孫稚但

稱其字承業

此并諱嫌名

是也有以諱而改用文義相通之字

以代之者如漢明帝諱莊而東漢人凡舊書所有莊字皆改爲嚴以魯莊公爲嚴公楚莊王爲嚴王莊助莊子陵皆改姓爲嚴王羲之之先諱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月或作初月至唐時益踵其法如改虎爲武淵爲泉又爲深世爲代民爲人因此并改古人之名蕭淵明爲深明李安民爲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長孫稚名爲幼甚而別稱虎曰猛獸曰於菟隋書趙仲卿爲政猛時人謂之猛獸北史又云時人謂之於菟此皆以文義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劉臻好食蜺以父名顯乃改呼曰扁螺此則以己之諱改物之名殊覺可笑東坡以其

先諱序凡為人作序皆用敘字此又以音相同而義可通者代之然或雖有同音之字而義無可通則不免窒碍近世缺點畫之法最爲簡易可遵矣

逮事不逮事

禮記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但諱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爲別也然禮又云既卒哭以木鐸狗曰舍故而諱新杜預註左傳引之以爲舍親盡之祖而諱新者自王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名則諱當及五世矣吳志張昭著論亦引逮事之義謂六世親屬竭矣則不必諱周穆王名滿而後有王孫厲厲王名胡而莊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諱及五世之證則

避私諱當以五世爲斷

唐廟制已祧不諱故高宗諱治而韓昌黎潮州上表內治平日久政治少懈等句用治字甚多

蓋憲宗時已祧高宗也

覲面犯諱

六朝時最重犯諱南史謝鳳之子超宗以劉道隆問其有鳳毛輒走匿不敢對後超宗謂王僧虔子慈曰卿書何如虔公書答曰如雞比鳳超宗狼狽而退蓋各觸父諱故也殷鈞尚永興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滿壁書其父獻名鈞輒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自稱觸觸生雖爲當世所笑然其時避諱之嚴大概如此董莽燕閒常談云許將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

春充預買錢許厲聲曰許將如何作得預買錢其人方
 悟元絳知杭州一吏白事合依元降指揮元拱手曰元
 絳何嘗指揮吏惶恐而退此未免覲面犯諱故酬接時
 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入門問諱之禮也

陽會書考
 卷三
 三

